

萬有文庫

第一集開編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未來戰術

(五)

萊金等著

楊丹聲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新竹高中圖書館



00010646

萬有文庫

第一集五編百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術戰的來未

(五)

著等金萊

譯聲丹楊

著名界世譯漢

010646

第八章 一國的金融勢力在作戰上的重要性——從國外獲得信用

的可能

瑞典赫斯希教授

這一主題在研究時所遭遇第一個難題，是究竟應該怎樣解釋「金融的」這一詞句。

如果說金融的資源中祇包含金錢，付款或信用的工具，這一意義實不能深入所要討論的主題，而且以下的討論，將表現出來這一意義離主題的中心有多遠。第二、金融的資源也可以認為是關於公共金融的，即一國政府能够使牠的國民獻出一切可以實際應用為作戰之需的資源底力量。無疑地這是一個首要的真實問題；但是牠是按照各國的情形而互異的。第三、金融的勢力可以認為是一般地等於經濟的資源；如果應用這一意義，這問題將使我們得到戰爭經濟之諸原則底

概括的景象。我覺得按照這第三個意義最爲合用，而因以在下面討論中能够利用我自己以前投入司芬斯卡商業銀行月報「指示」(Svenska Handelbanken Monthly—"Index")中的關於戰爭和經濟生活的一篇論文。

在十九世紀的末葉，有位俄國著作家布洛赫(Johann Bloch)曾提出一種理論以爲戰爭多少是一件經濟上不可能的事件。這一觀念在那時曾引起各方面的討論，而且據說沙皇尼古拉斯第II(Czar Nicholas II)之發起海牙和平會議(Peace Conference at the Hague)正是受了牠的影響。英國安吉爾爵士在大戰前夜所作的名著浩大的幻象(The Great Illusion)內中也多少含有這一種觀念。這本書中自任的主要的任務，是設法證明在我們的時代，在一次戰爭中即使是最後勝利者它所失去的也將比牠所能得到的更多；而在許多方面大戰的結果的確會證明他的假定不錯。但是他仍不能離開那以爲現代戰爭爲了經濟的理由將證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件的理想——無論如何至少他的一切理由底一部分的性質是應該引他得到這種結論的。

然而關於這一點，大戰卻證明這兩位作家——以及那些與他們抱同樣見解的人——都是

錯誤到底。當戰爭爆發的時候，許多人似乎都深信世界的經濟資源底局限，將斷然地阻礙戰爭，使不致延長，如果戰爭真像人們因為看見現代技術資源而預期的那樣耗費。甚至認牠將延長至六個月的人都很少。可是結果既然一方面關於戰爭費用的估計，不但未被證明為誇大，而且反超過無數倍，而別方面戰爭的延長則出於任何夢想之外，顯然地人們關於那些可以作為戰爭之用的資源底估計，一定有徹底的誤解。這一錯誤所給的教訓，是應該牢牢記住在心的，而我目前的目的，正是企圖來解釋這一錯誤怎樣會發生的。

二

第一個主要點是世界的全部資源，足以供給比以前所想像的更長的戰爭。關於這方面的誤解，是因為未能抓住過去數代之經濟發展底兩個根本特質所致。

第一、沒有充分地注意那極大的和差不多不斷的商品供給上或財富上的增加，這一增加一百五十年以來一直曾在進行着，特別地是在密接大戰以前五十年。這樣，祇要經濟生活能在戰期中保持牠的生產力，則僅需把生活程度限定不變，而把一切直到那時均在每年不斷地被應用着。

爲推高這一生活程度的事物阻止住，則無邊的資源，即都可被取得爲作戰之需。

第二、一般太傾向於忽視那可以降低生活程度，而並不使有關各國的人民忍受十分嚴重的困難之可能。生活程度之提升已經進展了那樣久遠以致可以施行極大的削減，解放新資源爲作戰之用。看起來似乎即在那四足年的大戰之後，世界的資源尙未被消滅至那樣的程度以致將危及純粹地生理上生存的可能。不錯關於中歐國家的情形，對於一大部分人口所有的給養實比那爲了支持常態的生理的人類生命而需要的最低限度，還要少許多。但是，如我們所已經知道的，這些國家是被人爲的勢力斷絕供給，所以牠們國內的情形不足以證明世界的資源發生一般的缺乏。關於這方面瑞典便是一個好例證，因爲這一國家也經歷過很重大的給養底間斷。在一九一七年間，瑞典全部穀物的供給差不多連牠戰前常態所有額的一半都不到，然而營養不充分的徵兆卻特別地微弱。不錯，一九一八年秋季間西班牙式流行性感冒（參看第七章）的猖獗，曾被提出作爲營養不足的證據，這一見解是很容易了解的。可是，事實上這種流行性感冒造成的死亡率，在鄉村間比在城市中相對地較大，卻正好與這一假定相矛盾，因爲如果說在戰時瑞典鄉村區域中，

曾有營養不足的情形，則我們是可以斷然加以否認的。無論在那方面，我可以肯定地說，瑞典在戰時受到那樣嚴重的食糧給養缺乏，其影響並沒有引起任何值得注意的顯明的生理上的損害。這樣，四年的大戰並不會耗盡整個交戰着的世界底經濟資源，這一事實，正和牠的出人意外一樣，是無可辯難的。我說這句話的時候，當然我仍未會計入有些國家因被迫斷絕給養而受到的影響。

第二個主要點是轉變一切資源，成爲各種戰爭必需品的可能，換一句話說，卽立即解放資本和把生產工具轉入新路線的可能，因爲對於這一點的誤解，也引起了那關於戰爭底經濟阻力之誇大。

資本的解放 (The freeing of capital) 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雖然也許牠也是最難釋明的一個。在我的大戰的經濟面目 (Världskrigets Ekonomi) 一書中 (一九一五年出版) 我曾企圖把瑞典的國家資富，可以應用爲可能的作戰之需的一部分，作一大概的估計。我所得的最高數字是全國資富的百分之十六，這是非常之高的，比較三年中從國家資本可得到的進款還要多。也許這樣高的數字，不見得在各處都可以得到。可是，如祇就瑞典而論，把國內所有的木材斬爲

燃料之用，即是一個特著的例證。在各交戰國或者最重要的因素是固定資本之貶價（the depreciation of fixed capital）。除此以外，牠們會另備新建設物和設備品專為供應戰爭的需要之用。這一事實也是解放資本為戰爭用途之可能底例證之一。

然而，上述兩位作家的主要的錯誤，還是在他們的否認應用現有生產工具為新用途之可能。這樣他們特別注重到那國際信用在各國間所造成的不可少的連繫，而以為這些連繫之突然破裂，必定引起遍佈全世界的嚴重的危機。也許安吉爾爵士心中記住了那摩洛哥（Morocco Crisis）危機於大戰爆發十年前，在各處股票證券交易所上所造成的劇烈的擾亂。事實是，關於這一點的錯誤，比任何其他還要絕對，而且這一錯誤，在現在也是容易解釋的。因為信用本身在一瞬間所提供的是償付的工具（means of payment），而償付的工具，是在任何國家最容易產出任何額量的事物之一。現在回溯起來，任何人都能看見戰爭的經濟上的困難，並不因為不能得到充分的貨幣，而相反地，卻因為難得把貨幣底製造置入合理的局限之內。除了這個最簡單的支持信用的制度，即印刷機之外，一切國家均可以倚賴延期付款的辦法；祇要牠們自己的債權人，屬於一

種敵國這一事實也救濟了國際信用停止所造成的困難。因此我們可以說，即在戰事爆發數日之後，那些證券交易所將仍可以很滿意地活動着，假使牠們仍被准許活動的話。在大戰的過程中所發現的困難，其實正好與安吉爾爵士和他人所預料者相反：全世界證券交易所中的投機和資本市場的活動，成爲太過分而不是太緊縮。

以上是關於信用工具的。信用之停止底實際結果，爲從前此各債權國家而來的貨品供應，或其他交納品底減少；信用造成那些無需立即付款的有價品的轉移。在各交戰團體斷絕國交後所發生的真實的困難，祇在那些直到此時都是從現在已變爲敵人的各國運來的貨品底供給問題。而這與那些貨品究竟是否根據信用提供的卻很不生關係。然而，也正是在這一點上，觸目的適應能力纔顯呈出來，即把現有的事業轉變和改組，以便在國內生產那些從前祇能從國外輸入的貨品的可能，這一可能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自然，這樣的幹着，必定要作很大的經濟的犧牲，因爲輸入品永遠祇能在原產地最有利地生產出來。但這與改組上的困難是無關的，而這種改組上的困難之容易地被超越，實堪令人驚異。一切交戰國——連那開始時曾守中立的美國——莫不一致報

告怎樣地一切工廠和機器都能够生產與牠們原來所製造的完全不同的品物，而且工作上有令人不信的準確性。這一事實證明一國內「資本和勞動的活動力」那些古典派經濟家——特別是李嘉圖 (Ricardo) ——用來作為他們的方式底根本前提之一的，在戰爭的壓力之下，可以實際地實現到非常的程度。

相類地，生產可以被改組起來應付軍事材料的新需要，如制服等，那是戰爭所直接造成的。差不多祇要一瞬間的通知，戰爭工業便生長和擴大起來，這實是戰爭的奇蹟之一。

這一事實而且解答了那關於國家輸出品之疑慮，這一疑慮是對於那些以前專輸往現在已變成敵國的地方的出口工業的，牠已被證明是毫無根據。一般地這些工業均被完全應用來供給國家，那些現在比以前需要的數量超過許多的貨品，在少數上述的應用法未實現的工業內，滿足這一部分受影響的人口底需要，並沒有很大的困難，首先供給他們以償付的工具，使其和這社會中其餘階級的工作和服務相當，這即是使他們依賴其餘人口而生存。事實是，那大陸制度 (continental system) 已經表明即對於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出口貨之被限制所造成的困難，比

較地怎樣細不足道。在大戰時這種性質的困難，已證明是比較更不嚴重的。

對於未來的戰爭，如果牠和一九一四年的類型相同，我們實無理由可以希望有些什麼經濟的阻力會發生出來，使戰爭不可能，或甚至於極短。根據以前的分析，我不得不作如是之結論。即使戰事更加強烈，如果其軍事典型與過去大戰相同，經濟勢力也不能阻止其發生。在這一方面和平主義者是沒有什麼希望的。

可是如果我們設想到戰爭的新性質，那正是現在所舉行的檢討的主題，將來的展望便大不相同。這一新典型的戰爭底主要的特徵是由於從空中施行的毒氣彈和其他破壞工具底攻擊，遍布各處的一切民事生活的破壞，把這種戰爭的經濟的一面建立起來，自然是極端重要的，但是就我的眼光所能看到的這在目前階段內尚不能辦到。這裏面首要的原因，是因為事實上這種戰爭底純粹地軍事的性質，尚完全不明瞭，關於這一點各方面的意見，尚大不相同。假使我們假定戰爭把地面上大部分生物均毀壞，而不曾屠殺人民的生命，那麼這般被剋服的人民必然將不免於迅速地餓斃；因為這些人民之可以不被屠滅，據許多軍事專家的意見，祇有躲避在地下避難窟中，而

現代這樣衆多的人民，想在窟內維持長時期的生活，當然做不到的。如果人口也和生存的工具成正比例地大部分被毀滅，則將發生一個新鮮的問題。大概其最可能的結果，或者真是回復到「邊徙時代」(period of migrations) 的情形，正和文學家韋爾斯(Mr. H. G. Wells) 於世界大戰前在他的小說空中的戰爭(The War in the Air) 內所描寫的一樣。但是，現在似乎至少有許多專家，都傾向於相信在這種典型的戰爭中，將可以很迅速地在軍事上決定勝負，因為那空軍勢力較劣的國家，在牠的軍事中心被毀之後，必被迫不得不投降。如果是這樣則將不會呈現什麼新的經濟的問題，因為時間是這樣地短，工業的和經濟的生活，將尚受不到嚴重的影響。

最後，直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決定新式的破壞戰具，是否能真實地解決未來戰爭的勝負。因此，從各方面看起來，我實在沒有從這一觀點的討論上得到結論的可能。所以我的討論主要地必須根據我們所已經知道的典型的戰爭，而不是根據那完全按照新方法的戰爭。

經濟資源所擔任的是次要性質的任務。牠們是屬於政治目標之下的。牠們之可以改應戰爭的需要，顯着了這一次性的性質。經濟的活動，其含意祇是把資源配置起來為一建立在經濟的生

活之外的目的。資源的不充足，無疑地可以引致這一目的底被迫的拋棄，而且如果事件延長過久，這種情形或久或暫必會發生。但是一個單獨的目的，無論如何浩大，普通每祇要求所有可有的資源之一部分。所以一般地總可以漸漸把那些應用於其他各目的的各部分資源減少，而專注全力於那特別選定的目的——在這裏是戰爭——比在初看時所認定能夠達到的局限超過許多。經濟的歷史曾供給許多例證，即在資源極端缺乏的時代與人民中，仍能解放經濟勢力而為極大的事業經營。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即是差不多瀕於餓死的農村人民所造成的。又如中世紀的禮拜寺和教皇對人民之進款的掠取，而不問羣衆底顯然的貧困。專制時代各國帝王學着法蘭西的榜樣，一個跟着一個，甚至連那些日耳曼小邦都建築起華麗的宮殿，也是相同的事件。現代的資源與人口比較起來既然這樣的浩大，那些佔有政治權力的人們反而不能找到充分的資源為完成他們認為是很重要的某一單獨的事業之用，這是很不會有的事情。不但在目前，直到很遠的將來他們都必能應用一切手段達到他們的目的。

我的實際的結論是：戰爭之實地爆發，決不會因為經濟的生活底勢力自動地成為阻止戰爭

的障礙物。

三

然而，現在還有一個完全新的問題發生。如果不提經濟的勢力底自然的阻力，我們假定有意地的一切經濟資源置於那些為和平工作着的人們手中，這樣是否能夠阻止戰爭的發生呢？這也是需要審慎的研究的。

第一件在這裏討論的是「經濟制裁」(economic sanctions) 其形式為斷絕一個和平破壞者的一切供給。這實在是原來作為國際聯盟維持和平的工具之一的。關於這種策略，可以想像許多不同的形式，在這裏我祇將察看兩個主要的觀點。首先，國際聯盟的地位究竟能否達到這樣一個決議，是很可疑的，因為如果這個和平破壞者是國聯會員之一，因此也許可以得到有些其他會員的同情。但是在原則上應該對於經濟的觀點多加著重，這一觀點是：這樣一件經濟封鎖在不同的事件中，將有非常不同的效果，這些效果將各按各國的工業的和經濟的生活底性質而異。比如，在一個像俄羅斯的國家，牠實際上差不多是可以完全自給的，這樣的制裁，將差不多完全無效；

反之如在英國牠將在數星期內便發生很大的效力，而使被裁制者屈服。假定與一般預料相反制裁竟可見諸實行。這樣一種和平的工具，在實行時其結果將產生為不平均的效力。我的意思並不是以為牠在一切事件中均將證明為無用，也不是以為實行這種制裁的威脅，有時不見得不會得到效果。但是牠的效力無疑地是，不可靠和不平均的。

另一方法是斷絕對於和平破壞者的信用通融。這一手段，在實際上與前者並無大分別，甚至可以認為是前者的一部分，所以對於前者的批評，也適用於牠。因為信用封鎖不過是商品封鎖之一特殊形式，因為信用必須以商品的形式來提供，否則牠便毫無意義。貨幣的製造，永遠是「本國的工業」(home in duty)，沒有國家會因為缺少貨幣，按照牠的字面意義，而不能進行作戰的。成語說，戰爭需要三件事：「金錢、金錢、金錢」，這句話如果照牠的字面解釋恰好與真實絕對相反。同時，一九一四年前常說的「作戰的金融準備」(financial preparedness for war)之所以實際上成為無用也正是因為這一理由。斯本道(Spandau) (註) 和巴黎及聖彼得堡中央銀行的

(註) 普魯士 領名，德國 金庫所在地——譯者。

戰爭庫中所藏的黃金，曾堆積多時未曾動用。特別著重這一事實不是無意識的，因為誤解很不容易掃除。更進一層，似乎這樣一件關於資金的封鎖，實際上也難得辦到，因為這須包括一切國家中供給信用者全體對於這一決議的同意遵守。

目前國際聯盟正在研究一個性質不大相同的建議，這正好是上述問題的反面，即擔保信用通融與被攻的一方。這一建議是由芬蘭提出而由國聯設計的，牠無疑地值得慎重的注意，因為被攻的國家，得到信用的擔保，那顯然是一種力量的來源。假使那國家未被封鎖，這也許是很重要的。可是這一建議制定這樣的擔保，必須經國聯理事會全體一致通過，纔生效力，可以提供信用給那被侵略者。這一規定是否適當很生嚴重的疑問；因為，如我在上節所說的，如果那侵略者是國聯的會員，牠差不多永遠可以拉攏其他會員國，或甚至理事會中理事為牠的友軍，使這種議案提出時不能全體一致通過。因此，祇有在那侵略國並不是國聯會員之一的時候，這種擔保纔可以有希望發生任何效力。這一方法如果用來預防戰爭爆發，其效用將祇限於牠在侵略者的心理上造成的影響。如果戰爭已經爆發，這種擔保的實際效用或者較大。

還有一種常常在被爭辯着的防止戰爭的經濟的方法。這是在戰爭爆發的時候宣佈總罷工。但是在經濟上研究起來，這一方法祇要幾句話便可取消——正因為牠的效力顯然地將是十足的，假使牠真可以被應用。這樣的一次罷工合理地講起來，應該擴大到包括一切被徵發從軍的人們，這樣的話，如果按照直到現在人們所共知的方法去作戰將成爲不可能。如有這樣的罷工發生，那大概不會祇涉及平民，可是即使祇包括工人們，而現代戰爭無論怎樣作戰法必須依賴全國人民，所以如果國內總罷工發生，戰爭無論如何決不能進行。普通在研究以總罷工作爲和平保障的問題時所發生的錯誤，並不在上述一點，而在這一理想究竟合於實用與否。因爲在現代，如果國內羣衆積極地和堅決地反對，戰爭決不會開始的。而如果因爲某些理由，國際的形勢變爲非常嚴重以致實際有戰爭的危險時，那麼人民的領袖們決不會冒險讓他們自己的國家毫無防禦，除非他們絕對地能夠確定對方也將與他們同樣地行動。進一步說，如果他們竟能夠這樣確定，那一定除了戰爭之外，他們更找到了別種普通的方法來解決國際的爭執。如果是這樣則戰爭是被那別種方法阻止的，而不是被總罷工所阻止。

爲了以上的理由，對於總罷工的方法所必須的政治的合國民心理的條件能否存在，我發生懷疑。總結上面的推論，我不得不肯定地說，有意地行使着經濟的勢力，實沒有防止戰爭爆發的力

四

還有一個問題呈現在我們眼前。既然經濟的諸因素不能防止戰爭，讓我們來看牠們是否實在能够造成戰爭。這是現在常有的見解特別是對於現代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最普通的指責，所以這一問題，很值得審慎地討論一下。

無疑地關於某些重要點上各國底經濟利益是互相衝突的，可是別方面也有許多同樣真實的經濟利益，把各國拉攏起來。關於這一點的經濟的理論，是很繁複的，這裏不能全都討論。不提這一個，這一問題可以略微簡單地以下列形式呈現出來：

每一國家——或者更正確一點，在任一國中的全部個人之大多數——當生產底無生命因素之總合與有生命的因素——即人口——相對達到可能的最大限度時，將得到最高限度的實

際的物質繁榮；這樣，為牠們各自的利益起見，每一國家必須保證按國內人口計算每人應有可能的最大限度的自然資源之供給和資本。這裏的意義直接地暗示各國的利益，關於生產的因素上要發生衝突。一國的自然資源，如果充足，或保有多量資本，則把牠的資本和原料中可能的最大的部分，留為己用，即防止牠們的輸出，將最合於牠自己的利益。相反地，一國其這些資源不甚充足的，為了牠自己的利益起見，將竭力企圖得到這些生產的必要品底可能的最大的一分。或者，從人口的觀點看來，一國的人口與牠的資源比較太大，必設法移民出口以減輕壓力；別方面一國，因為他的人口與資源比較甚少，而享受繁榮的，為了大多數的利益起見，則須阻止那地位較為不幸的各國底人民移入本境，以免引起「職業的競爭」(competition for employment)。

如果站在人口的大多數底立場設想，而且如果這大多數人口認定獲得生活需要之最大可能的供給於他們本身有利，則這樣的情形一定會發現。所以，雖外表看起來很可怪，開明的民主政治之一般的通行卻正可產生經濟上的衝突——特別關於這點應注意。如果社會中各個不同組別在按照上述的方式追求牠們自己的利益，則唯一的救濟方法，將在下列的事實中：即在各個不

同的國家中，由各個不同的經濟利益把持政治勢力。這樣，如果在那些富有生產的自然資源或資本的國家中，這種資源或資本的享有者握住政權；而別方面，在自然資源或資本甚為缺乏的國家中，工人佔有權力，則這種衝突將不會發生。相反地，如果這兩種情形正好反過來，即前類國家中有工黨政府，而後類中有資本主義政府，則其形勢也將同樣地容易對付。因為對於資本家，資本底輸出是有利的，因為這樣能使資本昂貴；而因為恰好相類的理由，自然資源的保有者將因鐵鑛、煤、棉花或其他原料之輸出，而獲得利益。至於對於工人們則最好是輸入資本和自然資源，因為這樣引起恰好相反的結果。讓我舉一兩個切實的例證：因為德國地主們的穀物輸出津貼政策成功，英國的工業工人曾獲得利益；然而德國工人則因瑞典工人一直擁護着的限制鐵鑛出口政策而大吃虧；至於瑞典的工人們，和其他許多國家的一樣，則因澳洲和美洲保護勞工市場的限制移民律而感受痛苦。

我所以要指出這一點，是爲了真實底利益和免致不明瞭經濟的現實，但是我更要立刻申說這種經濟的現實，與那被經濟的幻像和誤解所造成的戰爭危險比較起來，其政治的重要性是很

微細的。一般常常發現的是國家主義者每以經濟的假面具來呈現他們的論調，雖然衝突並無實在的經濟的理由，而那衝突實際不過是政治的；可是也常常發現人民們竟真心相信有經濟的衝突存在，其實各方面的利益是完全協調的。比如，普通的保護政策，自然有時是根據很正確地認識的經濟的利益之互歧；可是這種政策完全根據經濟的誤解的時候更多，而因之加重現有的國際間爭執。最常見的情形是每認從國外來的充分的供給為不能忍受，其實已國缺乏這類貨品。然而這也許尚不是最危險最錯誤的觀念，那比這更厲害很多的是以為任何事物，凡對於一國經濟上有害的對於別國必然有利——換言之，即一國的損失便是別國的利益，掉轉來也是一樣。正是在這一點上那放任主義 (laissez-faire) 的首創者們，特別是休謨 (Hume) 和亞丹斯密 (Adam Smith) 曾為和平作了許多工作。比如，在他的論文關於貿易的嫉妬心 (Of the Jealousy of Trade 一七五八) 底末段，休謨說：「不但作為一個人，而且作為一個英國子民，我禱求日耳曼、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於連法蘭西牠自己都商業繁榮。」如我們已看見的，即使這一原則不能一般的適用，牠大概總比它那反面的觀念強得多。關於這一點，在經濟的園地裏而底教導的活動，為了增

進和平，實是一件極重要的有待完成的任務。

當討論經濟的因素怎樣趨於引起戰爭的時候，人也應該觀察那由軍事組織的利益，間接地即由戰爭的利益發生的問題，自然這種軍事組織是許多私人個人，私人團體或事業保有的。無疑這樣一種關係是存在着。戰爭和軍事組織，兩者都是重要的經濟的事實，而商業世界之會把牠們置諸考慮之外，是完全不能想像的。商人既然因為世界市場需要醫藥品、酒、牙膏、肥皂、打字機或汽車等，便作這些營業或鼓勵這種需要，以謀取利潤，為什麼他便不能因軍事組織和戰爭所造成的需要的而去謀取利潤，或竟鼓勵，挑動這種需要呢？雖然我們沒有十分切實的證明，我們差不多可以斷然地結論說，那些大規模私家軍火工廠會盡牠們的全力。在一切國家推進自私的愛國主義的傾向，而且甚至於各國的這種工廠竟互相勾結着，以致一國軍備預算費用之增加是有意地造出來專為鼓勵他國也取同樣步驟的方法，這並不是不可能的。經濟雜誌 (The Economist) 的已死的編者赫斯脫 (Francis W. Hirst) 在他的戰爭的政治經濟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一書中，曾給與我們關於這一方面一些有意味的資料。

雖然這是本身顯明的事實，可是因此即作結論說：『資本主義』特別地是戰爭的一個原因，則似乎是顯然的意識混亂。因為戰爭和軍備是現實，所以纔有以上所說的自然的結果。經濟生活之願意為戰爭和軍備這些目的服務，正和牠為任何其他目的服務一樣，而且並不問牠本身的形式如何，是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比如，我們知道英國伍爾維奇（Woolwich）的工人階級選舉人一直是擁護着擴大軍備支出的政策，而且他們甚至壓迫他們在國會中的代表朝這個方向進行，理由僅僅因為他們是依賴軍械廠中的職業為生活。如果能够把世界上一切軍事組織，一舉廢棄，便不會再有專為軍事用途的有生命的和無生命的生產勢力的需要。但是祇要軍事組織繼續存在，不可避免的這種需要當然會發生，這也是不問那有關的經濟生活形式如何的。因為祇要世界上存在着各種以他們的行動，擁護軍事制度的人們，政治家、選舉人等——一定另有其他數量少許的人們來應付這因此而造成的製造戰爭材料之需要。作為例證，如果有些存心良善的和平主義者，發願去把一些大軍械工廠收買，以便化刀劍為農具，很可能地世界上並不會因此而少一把刀或一架大砲。但是如果刀劍和大砲的需要停止，便決不會再有人會去製

造牠們，無論那經濟結構是怎樣地資本主義的，也必然會這樣。

換一句話說，戰爭和經濟的因素，都是同一經濟制度中的成分。祇要牠們兩者都實際地存在着一定是這樣的，可是一旦不存在，便不會在經濟制度中發現了。所以，解決這一問題的答覆，不能在經濟的園地中尋找，而相反地，卻要在經濟所服務的範圍內，即在人的要求或人所想像的要求內尋找。

五

總而言之，我們如祇攻擊戰爭底一切特殊的原因，我們不會達到這一問題的根株。國家間的爭執是不可避免的，正和個人與個人的爭執不可避免一樣，也和全世界的協調，直到現在仍遠在人們經驗範圍之外一樣。但是雖然如此，應當記住的是這一事實本身，並不一定即使戰爭不可避免。換一句話說，即使人不能期望完全掃除一切爭執，可是卻沒有理由可以說人便不能把那用武力解決爭端的方法廢棄不用。

爲了要使我們腦筋在這一點上清晰，我們可察看各個國家內部常有的爭執，作爲比例。不錯

在這裏衝突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我們可以想像一個人，即使很真切地信任他自己所工作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仍然會因別人的反對而棄去自己的主張不與鬭爭，雖然在他看起來，他對方的主張是較劣的或竟是有害的。在這種事件中，這類的和平家實際上可以稱爲是不抵抗罪惡主義底擁護者。但是，第一、這樣的行爲差不多是與人類的天性不相容的，至少在多數人間是如此。第二、如果大家真去照這一原則做，究竟是否真正暗示倫理的和社會的進步，實成爲問題——而且照我的意見這點更爲重要。因爲這樣，人民將習於僅僅因爲免致與那些比他們較殘忍的人們的利益發生衝突；而犧牲他們所認爲是較高尙的和較有價值的。

然而，照現在社會的組織，住居在那些有法律和秩序的國家的人民，皆能行使他們認爲是正當的權利，而不必用武力就達到目的。在成人之間如有發生爭執，千次中沒有一次會應用武力來解決的。爲什麼呢？僅僅因爲另有其他擁護我們的權利的方法，即國家的司法權所給與我們的保障。法院、警察、行政官員們，代替了個人的。如果沒有這些制度時，武力所將處的地位。

除了建立某種其他辦法如最後談判 (*ultima ratio*) 之外，似乎也沒有別法可以廢除國家

間的戰爭。要求一國放棄牠認為是自己的公平權利是不合理的，如果牠有力量來以武力擁護這種權利，而無其他方法可以解決。因此，照我所能認識的，祇有一種超國家的司法權可以廢止國家間的戰爭，正如祇有國家的司法權能在國內阻止武力爭執一樣。在這裏不能研究這種超國家的司法權應該取什麼形式的地方，甚至也不能討論究竟實現這種超國家的司法權的理想有無可能。我所將作的結論祇是：如果這一理想不能實現，戰爭決沒消滅的希望。這樣，似乎祇有從這一方可以向去尋找解決。這解決無論如何不能在經濟的圍地內尋找。因為對於戰爭，和對於其他人類追求一樣，經濟底作用不是一個主人的而是一個奴僕的。

第九章 戰爭和準備作戰在金融上的影響

漢塞爾教授

財政尋常在進行作戰上並不處斷然的或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世界大戰時，那些用有伸縮性徵稅制度的國家，如英國，或那些用無伸縮性的，舊式的徵稅制度的國家，如法國、德國或帝俄，都能夠徵集充分的收入為進行作戰之用。自然，財政部長們主要地大都依賴募集公債和通貨膨脹，而在一時期內這種方法似乎也能滿足國家金融上的需要。

祇在大戰以後纔產生真正的困難。濫行通貨膨脹和募集公債，特別是用短期戰債的形式底結果，使一切過去交戰國底整個金融結構受一重大的威脅，成為經濟復興的危殆。正如某位前財政部長所說的不錯，紙幣膨脹助成了政治的或社會的制度的顛覆，不下於戰爭本身（根據斯比

茲苗勒 (Spitzmüller)

在戰爭的時候，一個交戰國求取差不多一切商品每每遭遇困難，這是應該記住的。一國利用牠的金融組織每不能聚集充分的應用品，而利用徵稅的方法祇能減少消費到很小的程度。要盡量地減少消費，必需施行更嚴厲的手段。因此，政府祇能用計口授糧的方法來減少消費，這正是世界大戰時一切交戰國所會施行的。

照例，應用這種計口授糧的制度是為了一種特別的金融上的理由，即抵制物價底增高。可是政治家們未曾留意這一事實，即物價底增高本身正就減少消費底極重要的方法。單獨是計口授糧不能得到必要的結果。交戰國企圖避免一切生活必需品底價值之增高，僅僅祇為了政治的理由。這樣產生了一種極危險的形勢：計口授糧很少能充分地減低消費，而每一國民均以比較低廉的價格得受某些額量，因此造成了消費上的大部分「平等」。但這是通貨形勢的代價而造成，這通貨形勢日漸變為更加緊張。結果是計口授糧日漸變為更加困難，因為生產者因價值低落的原因而不願增加他們的出產。這種人為地使物價限於低水平的政策，結果造成國內生產底可

怕的減少特別關於食糧，在膨脹的時候節制或人為地壓低物價造成一種反常的經濟形勢。在一個時期內金融的狀況似乎是健全的和穩定的，但是復元到常態卻成爲非常困難，那膨脹底暫時被壓平的效果突然引起危險的危機。

這種政府節制和人為地壓低物價的通行的制度之被採用，主要地是爲了政治的理由以圖滿足公衆要求「平等」分配和「保護貧人免受物價高漲的壓迫」的呼喊。不幸在經濟園地中的人爲的處置，或久或暫以後將發生更嚴重的反應。這是應該記住的，因爲照我看起來，在將來的戰爭中「公衆的要求」將比過去更佔重要的地位，而政府們從純粹地籠絡民衆的立場上將被迫不得不滿足公衆的呼喊，而常常不顧及危險的後果。因此，恐怕在未來戰爭中恢復常態上，比世界大戰後的情形將發生更大的困難，而顯呈經濟生活底更大的脫節。

在將來每戰後時期中膨脹將必成爲更大的危害。世界大戰以後，一切國家都已把牠們的直接稅增加到過分的和摧毀的程度，在未來戰爭中財政部長們將沒有什麼希望。從這一來源再獲得任何多量的額外收入間接稅底增加，在這種環境內，大概將成爲非常的不適民意，而現有的間

接稅上所能獲得的收入，在戰爭所加的條件之下卻將受到嚴重的損失。

別方面，非常可能地將來各國間的戰爭將摻和着或於戰後繼續發生各國底內戰。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切常態的金融來源將消失，而徵發，強迫募債和當地通貨底膨脹將成爲常例。這正是俄國在一九一七至二〇年實有的形勢，那時內戰與外戰同時並行。這種戰況在未來將更加富於破壞性，人民的痛苦將非言語所能形容。

在一九二一年六月爲第三國際預備的，用三國文字出版的關於公共金融的小冊子中，共產黨領袖們主張在未來的內戰中施行無限制的紙幣膨脹，以便爲共產主義政府收集可能的最多的真有價物。

這不但將祇是一個共產主義政府的政策，其他一切交戰政府很可能地也採用這種手段。「無限制膨脹」底經濟的影響不必在這裏詳述；許多歐洲國家最近已經看見濫發紙幣所造成的極有害的結果。自然，當過去大戰尙顯然地映現記憶力上的時候，人民究竟是否願意接受膨脹的通貨，實成爲一個問題。不幸的是，經驗表明即在極不適宜的條件之下，似乎膨脹底可能性並沒

有限制。一國不能沒有現款交易的工具，在現代欲以貨易貨是不可能的。在緊急形勢中，決沒有國家會退避不去毫無顧忌地利用印刷機的，雖然這種政策底經濟的影響將不免為可怕地破壞的。

在本篇內討論在未來戰爭中交戰國獲得貸款的可能將出於範圍之外（參看第八章），然而，戰爭底經濟的影響是與戰債的問題密切相連繫的。這種戰債底可能須看各種不同的條件而定，而不能為一切國家作一個一般的定例；但是戰債中最重要考慮是獲得最後勝利的預期，因為勝利是被假定作為容易的復興的可能，和交戰政府所借到的款項底完全償還之理由的。

這一點是戰爭金融底最重要的面目之一。如果公共金融在作戰上是有重要性的，這一重要性主要地須依賴發行戰債底可能；而關於這一事件，勝利底預期，深信或希望差不多竟有斷然的影響。因此，我的意見以為全世界的努力須針對到掃除勝利者獲得金融上的利益底預期，我將貢獻下列的原則作為一條國際的定律，應由國際聯盟各會員國接受。這一原則是：

訂約各國同意牠們從此以後不向一國要求或從一國得到在戰爭時期或干涉時期發生的或訂定的，或由一盟約或休戰條約而獲得的任何貢獻、領土、賠款、借款、抵押品、供給品、讓與或償付。

與此相反的一切條約均應認為取消無效。這一定律不但應適用於交戰國間交互的關係，而且應適用於其他曾與任一交戰國訂立關於貸款、供給或付款的合同的一切國家。被一交戰國所佔領的土地，在休戰以後必須立即退還，不應把持着作為要求金融的償付或賠款底抵質。

這樣一個原則之應用，將能掃除戰爭底最嚴重的影響之一。現代的人們已經充分認識了那作為世界大戰底後患的賠款償付、佔領、強迫供給和領土割據底結果了。

自然，也許可以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勝利的國家將趨於在休戰條件未訂立以前增加目前的戰利品而虜掠那被克服的人民。然而這樣一個可能性，在現代大約多少是不會發生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牠在金融上並沒有多大的利益。

別方面，一切國家如願意供給一交戰國以必需的工具和物質（如作為反抗侵略者的助力），不應取借款的形式而應作為對於共同事業的直接補助。這與那最近關於相互援助那被一個侵略者侵入的各國的國際盟約並不衝突。但是單獨地責那被侵略者借債而要求牠在將來償還卻是錯誤的。這一援助是為了一件共同的事業和一個有價值的理由而供與的，即作為壓平一國共同

的有害物的助力。除此以外，不應施以援助。一切爲一件共同事業的補助，應該按照各國的金融力量與資源平等地由各個合作的國家分負。如果我們離開這一原則，我們將重新陷入那被世界大戰造成的協約國債務問題底一切困難和苛刻之中。因爲一國在危難時接受的財政上的助力，在某種償還的條件之下，將能破壞牠的經濟的獨立。

總而言之，我的意見以爲未來戰爭關於公共金融事件將造成比世界大戰的情形更大的困難。無論如何，那些仍舊有過去戰爭底金融的影響印入記憶中的人民大概將變爲更懷疑的，更周詳的和更審慎的。也許他們竟會反抗，對於政府所用的方法特別是關於中產階級，因爲命運中注定他們將受最大的痛苦。別方面，戰後的公共金融連帶着關於社會事業上的浩大的用費已成爲一個極大的擔負，而更增的重壓祇能很艱苦地承負。這些擔負也許會造成不安的條件，如現在德國所見的情形。這些條件甚至有引起內戰的威脅。叛亂與政府形勢底更換不能實質地改善那些忍受着目前遍布的國際危機的工業國家底經濟的形勢。但是不滿意的羣衆，也許不肯聽從理性，也許會不顧一切地躍入內戰的漩渦或引成長期的政治騷亂。

在工業高度發展，需要外國底原料供給和輸出製成商品的國家，照例內戰將造成極大的經濟的破壞和痛苦，這是無需解釋的。這樣的災亂在全世界各處都將感到。但是長期的政治的不穩定，繼起也將造成一種極深刻的經濟的不景氣的形勢而顛覆金融的組織。比如目前並沒有經濟的原因使西班牙幣的匯率這樣地低落；其所以低降的原故，祇爲了西班牙底嚴重的政局和內戰的危險。

自然，我們不能夠把未來戰爭在公共金融底圍地內底可能的影響詳細地寫出來。每一國家所將經驗的困難將各有不同。同時，在一個從戰爭中逃出的國家內的政治不穩定將加上新的困難。我的意見以爲現代局勢的最大的危險，主要地在於內戰的危害。在歐洲祇要是在內戰烈焰之中，其他國家將容易地被播及，因爲經濟制度更爲脫臼。因此必須用所有的力量把各國從戰後情形所造成的紛擾中援救出來。

關於準備作戰在金融上的影響，我們不必逐節細論，本書其他各節已處理過這一問題以及關於這方面的費用有否減少的可能。現代國家需要極鉅的款項於社會的工作。這種與貧困、污穢

和需要作戰的可能的費用當然被陸軍、海軍和空軍的費用所限制。不幸的是，人口中大部羣衆心理不安的情況，使各階級爲了公共福利而誠意的合作成爲極端地困難。政治如果不穩定，決不能有資本底廣大的新投資。

一國內浩大的軍事準備底效力，也許會被國內政治的不穩定而減弱，這是應該記住的。因此，各國必須覺悟，如果能把較多的經費用於國內的社會事業，這樣造成一個堅強的、和統一的國家，常常比專一依賴軍備底額量爲更聰明。全世界用於軍備方面的耗費，計算起來每年共約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其中不包括過去戰爭底付款或戰事撫慰金），主要的其軍備預算最大的各國，美國、大不列顛、法國、蘇聯、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等每年在軍備上用去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以上。

以爲因裁減軍備的盟約，不久這項費用將實質地大爲減少，是沒有看見現實。然而，如能實行三項條件，在這一途徑上將能引到重要的結果：（一）在每一國家內底內部和平，一切階級底合作和堅強的國家的政府。這在我看起來是目前最重要的問題之一，這使一國獲得國際的力量而掃

除那目前在許多國家內所有的主要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危險，即內戰。這一觀念也許似乎是不易了解的，但是我以為在今日沒有一個國家將起意去攻擊他國，除非牠希望在後者內部看見紛擾，政治不穩定和內戰。別方面，雖然軍事上的喧嘩很嘈雜，國際間戰爭底危險實在尚很遼遠，而那比較為害更烈的內戰則在目前經濟的危機之下在許多國家卻成了真正的危害。關於這一點，蘇聯底廣大的軍事準備以及她的國際間活動是不可輕視的。因此，和平主義的運動必須把牠的主要的注意轉而對付國內和平的問題。(二)國際經濟的合作，關稅底修正，國際的信用，反傾銷政策，和移民的便利。(三)和平條約，賠款和協約國間債務底修正。

這些經濟的問題實比軍備費用的問題更為重要。可是一國如果減縮軍備，別國必也隨之同樣地縮減，這是必須記住的。這樣，一個債務國減縮軍備所節省的金錢便可用以償還債權國。

作為結論，我們可以說，戰爭底金融上的準備，自然地會使社會福利的問題更為嚴重。可是我們仍不必把軍備費用底經濟的重要性過於誇大。總之，還有許多其他國際的經濟的問題，牠們更斷然地阻礙着全世界各個國家底經濟的繁榮，在最近的將來必須把牠們加以解決。

第十章 戰爭對於世界經濟和金融的制度之影響

英國瑞門·安吉爾爵士

戰爭底經濟的和金融的影響可以局部地想像出來，如果我們抓住戰後十年間某些特著的事件底意義。那些經濟的、金融的和政治的事件是這樣地交相連鎖着，以致不能把牠們底頭緒分清或各歸自己的部門而不相混淆。實際上因為牠們是因果地相互關連着，也不應加以分開。

在那些特著的事件可以舉出下列各項：

(一) 美國底金融地位之換形，從主要地是一債務國變為主要地是一債權國。無疑地那結果成為這一轉換的趨向在大戰前業已在進行；但是大戰特大地加速了促成了牠的進展。戰後的條件把世界底貨幣金之大部分引入美國，其影響後面當指出。

(二)雖然英國仍保留着世界金融中底領袖地位，然由於某些被大戰加速的戰前的趨向以及大戰本身底直接的各種結果，已經產生了根本的變更。由戰爭而生的極大的負債額底以及與戰爭相伴的世界貿易之組織破裂底極惡劣的影響之一部分，直到現在方纔顯呈，在印度、中國、澳洲或俄國底困難都與戰爭底原因有關係。牠們有金融上的反應，其範圍我們直到現在纔開始認識。

(三)在俄羅斯發生活底整個經濟的基礎之變化；在一部居處極廣的土地上的極大的人口之上推行了一種激烈的社會主義的實驗，相伴以一切債務底否認，和對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有組織的攻擊。在這裏，也是一樣的，最重要的結果在現在方開始呈顯出來。國家之被建立為唯一的國外貿易者，把各種原料如糧食和木料置在世界市場上，其訂價之低，對於「成本」按照普通現存的關於這一名詞的商業上的意義，差不多並不顧及，這一事實其結果或將迫使其他歐洲各國即使不用國家購買的政策；亦將採取輸入領照（import licenses）的制度，將使牠們以國家統制（state control）作為對付俄國的方法所造成的形勢底唯一的工具。這樣，

個社會主義國家之存在於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羣中，將迫使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採取社會主義到某種程度，比任何社會主義的宣傳和煽動更有效力。

(四) 歐洲一切交戰國之普遍地廢棄金本位，歷時數年，繼續着便是中歐大部分國家底貨幣制度之完全崩潰。在這一崩潰之下，有產者其資財底形式為固定的錢幣債權之保有的，差不多失去了他們全部的財產。這裏面包含各組織堅強的產業國家之否認一切公債。法國是放利為生者底產地，然而連那裏的放利者所執的債權中五分之四都被賴掉，而外國的債權者亦祇能承認以每法郎二十生丁了帳。(每法郎一百生丁——譯者)

(五) 與這一完全的貨幣組織破裂和債務底否認相伴的是經濟的國家主義底強烈化，其中不但包括稅率底增加並連及國境壁壘之造成。在以前沒有的地方，大戰以來發現了的一萬英里的這種壁壘。國家主義底強烈化連帶稅率底增加，使貨幣的困難更為加甚，特別是造成貨幣金底畸形分配。各債權國（如美國）既要求債務國以前所未聞的額量償付欠款，而凡當牠們本國底進口貨額有增加底動向時，便同時提高關稅率。牠們實際是在需索黃金或增加欠

債者底債額。這不可避免地將造成畸形分配。

(六) 這樣發生的貨幣困難，如果不是物價水平底異變的低落之主要的，至少是助成的諸原因之一。這物價低落，從戰後十年底後半期開始。以後世界有空前未見的經濟風潮之發生，這物價低落輪替着，即使如果未處首要的地位，至少有一部分關係。那些生產原料品的國家（如澳洲、阿根廷）不遭逢極度的蕭條便是完全破產，美國和歐洲各國一樣也深刻地受着影響。

(七) 貨幣價值之變更，在那些沒有貶低牠們的幣值的國家和曾經貶低的一樣，會造成各種的脫臼情形和畸形分配，而且特別地把普通全世界的債務者與債權者間關係底一切組別均完全破壞。一方面在曾經貶低幣值的國家（或廢棄舊幣建立新幣的國家），放利者底全部和局部財產會被剝奪；別方面，在英國，從一九二五年以來的物價水平低落，結果則反使放利者底真實收入得到非法的增加，而大為加重企業者底擔負。農民前此祇須用一石麥價還押款利息之一指定的單位，現在則一定要用兩石。這樣一般的結果是在英國全部國家進款落入放利者手中的一部分，從四分之一增為三分之一，大為加重工業底真實的負擔。英國的工業家每

會把這種情形與別國，如德國的競爭者的情形相比較，那裏各種債券和其他固定的發幣債權常常被通貨膨脹掃空。在英國關於這方面工業加重了牠的擔負。而在那些受膨脹之害的國家則工業底擔負減輕。

(八)最特著的事實，無論在那些維持着牠們通貨與金價相平的國家，或在那些已把通貨恢復到金本位的國家都一樣，有延長的、廣播的、頑硬的和遍佈世界的失業。

(九)整個戰後期間底特徵是賠款談判之難以解決。當這一問題開始討論的時候，那些債權國簡直不能預見那些戰敗的債務國，如果出口貨額不大有增加便很難繼續不斷地償付鉅額的款項。牠們簡直看不到後者有些什麼特別的困難。整整經過十年，協約各國纔覺悟一個戰敗國所能付出的款額，必須與牠所能輸出的商品額（或牠所能履行的服務）相等；甚至於竟須與牠的出超額相等。

最後的一個現象也許是戰爭底經濟的影響之最顯著的特徵，因為牠是最容易預見，然而最沒有預先防備的。

我們已經在開始失去我們對於戰爭所造成的金融的和經濟的破壞底範圍的認識了。於一九一四年時預言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五年間實際發生的事件，在那時看起來將似乎祇是狂人的夢話。於那時預言俄羅斯將成爲最極端的社會主義的實驗地，必也似乎是充分狂妄的。但是，在那曾經發現的一切中，在經濟的和金融的意義上，究竟這一事件是否是最擾亂的事件，實是可懷疑的。根本本地比這更擾亂的事實是中歐全部，包括與美國相等的人口和在產業的意義上組織也與美國一樣完備，竟會經過一次廣大的金融革命，在那裏面中產階級底財產，並且在某一意義上連帶中產階級本身竟差不多完全消滅。這一革命的來到，並非作爲社會主義高漲或實驗底結果，實爲金融的機械完全崩潰底結果。這一崩潰出現之時，這部機械正執於那誓守經濟的和金融的正統的法律和秩序底政府之手。這裏的意義是，這種結果大部分是無意的，其所以來到因爲那機械越出了統制力之外。

自然有人可以說中歐底金融崩潰並非因爲牠不能被統制，乃是作爲避免償付賠款的方法，所以這一事件是有意的。但是在這樣聲稱的時候，我們每忽視了這個事實：同樣的事件，不過程度

較輕，也曾各協約國發現。在法國、比利時和意大利，那些證券持券人未曾失去他的全部財產，但終歸失去五分之四。在一九一四年預言在一切國家中法國將償付牠的國外持券人每法郎二十生丁，必似乎又是不可能的和幻想的預言。

如果要一個人把戰爭底特著的經濟的金融的影響用一句短詞表現出來，那大概將是這樣的：「經濟的和金融的機械底脫臼和無管束性。」

德國在通貨膨脹底期間，其金融的機械曾越出統制之外是顯明的事實。牠是在越軌奔馳着，把日常有秩序生活化為紊亂。牠曾被停止而從另一不同的立足點再行開動。但是西方底經濟的機械，作為一個整體而論，仍舊是在統制之外。牠的越軌行動底一切結果，沒有像在德國當膨脹時期的結果那樣突然的和異變的。但是這些結果根本地和在長期後很可能，正是一樣地可以破壞組織。這些結果是以失業的悲劇表現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各型政府——保守的、自由的、急進的、社會主義的——都是同樣的沒辦法；有一時期中似乎美國可以避免這種結果，她終於未能逃脫。正是這戰後時間底最觸目的特點。

西方人民不知到現在究竟已否覺悟下列事實的重要意義。當美國底經濟崩潰達到最惡劣的階段，當饑餓者排成領取麵包的行列，當失業者日漸加多，當貧窮日漸劇烈的時候，與這一階段相應着的是俄國實驗底發展。這一發展證明無論五年計劃底命運如何，共產主義必可保存，牠正在證明牠自己（特別是在土地上）物質上有相當成功；牠將有實效，至少能顯呈充分的結果使牠能獲得俄羅斯羣衆底擁護。

如果共產主義不斷地進步而資本主義則越來越糟；或者如果西方的工人們得到這樣的印象，不管事實真相之是否與印象相符，其結果對於西方底生活將有超過任何一個單獨的因素底重要性。

西方的無產階級將爭辯說：如果落後俄國人能以武力和革命造成共產主義，我們也應該。這將是一個錯誤的理由——但是人大都是被錯誤的理由引導着的。在考慮俄國底發展對於西歐的影響的時候，最要的是我們必須記住事實底重要向在其次，最重要的是西方無產階級作為事實閱看的那些。

資本主義工業制度在全世界上，在全部歷史中從來沒有得到像在美國那樣的成功。在那裏牠具有一切的優勢；一個新國家，處女地，一部人口在移殖的程序中曾經過一次在精力與企業上的「自然選擇」；沒有那遺毒舊世界的某些社會的和政治的殘疾；遠距離，「隔絕性」(insulation) 除此以外更加上大戰時那些機會的利益；牠的債務人狀況底消滅，轉而代以債權人的狀況，由於牠作為中立者底地位所帶來的無量數利潤底疊積。牠的工業底領袖們大都沒有工會底束縛以及社會的法規底限制，如歐洲的雇主們所常抱怨的。然而，雖然牠有這一切利益，世界的風暴仍然證實是這樣地富有破壞力，以致遍地的破產，浩大的金融上損失、饑餓、貧困、憂慮、不平橫行於全境。因此，人們一意稱譽現在的制度有着潛在地高度生產力，實在攔着許多嚴重的問題未曾答覆。

在察看那蕭條和因牠而生的失業底性質以前，最好是先看那一特著的金融的問題，這問題遮蔽了任何把歐洲金融置於真正鞏固的基礎企圖。

我們遭遇那賠款問題已越十年，然而直到現在尙未曾達到一個確定的最後解決辦法。德國

政府於一九一九年在凡爾賽所繳納的與一九二九至三〇年各方面所要接受的款額相差數十億。

這是麥克法底安爵士(Sir Andrew McFadyean)和其他有許多入底結論。這位爵士曾任賠款委員會秘書和在道威斯計劃(Dawes Plan)之下派駐柏林的收入統制主任。

如果你把這一陳敘底兩部分合攏起來，其意義是說在一切人類的或可能性內，結果協約國將接受德國在一九一九年所貢獻的。

可是因為人固執着那祇要平心地考慮十分鐘便知道絕對不能辦到的要求，所以我們遂經歷了十年底酷烈的政治爭執，如麥克法底安爵士所暗示的。

然而這樣尚未到了結的時候呢，因為物價水平每次的低落，即增加每年償款的負擔。

在麥克法底安爵士著成那評論賠款問題的書後，沙赫特博士(Dr. Schacht)曾聲稱如果要按照楊格計劃(Young Plan)付款，德國必須增加她的出口額百分之五十。

在大戰前數年，現在的作者曾說過，要一個戰敗國償付任何與現代的大戰爭底費用相等的

賠款，實際上將是辦不到的，因為，在我們的一般的經濟的教育底目前的狀態之下，普通人底固有的重商主義者（mercantilist）式的觀念，將使任何政府不能以那唯一可能的方法把付款組織起來。這一建議在那時——到現在已經二十年了——曾受到普遍的嘲笑。我相信那時沒有一位經濟學家願意承認這一理論底確切性的。許多人攻擊作者為中了保護貿易主義的錯誤底毒以及其他別種惡名。有名的經濟家，作為答覆這一理論，長篇大論地概述了許多計畫，按照那些一個戰敗者可以「容易地」把一次現代的戰爭底費用賠償給勝利者。過去十年以來曾努力對付這一問題的一二十個委員會一定很歡迎這種在那時那樣深信不疑地貢獻出來的計劃復興起來。可惜牠們的作者似乎自己有點懷疑了。

當他自告奮勇去預測一國把在一次現代戰爭中所耗的鉅額費用賠償別國在付款的組織上所將遇的困難的時候，現在的作者並不是根據保護貿易主義的成見在想像着。他是根據一般人被重商主義的前提支配的心理而設想。而且主要地正是這一事實曾阻擋了解決底途徑。經濟家每每可怪地遲疑着不肯承認這種心理底廣大和深入的程度。他們似乎以為普通匆忙的俗人

們關於這一主題也和他們底思想一樣清澈。今日的俗人底思想其實與四五百年前重商主義的歐洲的俗人底思想沒什麼兩樣。過去數年以來我曾聽見過一二十位受過教育的人們所說的一些話，正與我在巴黎當和平談判進行着的時候有一次聽見的完全相等：「如果那些理論家讓我來幹這件事，我將立刻把牠解決。給我一打運貨汽車和一隊轟炸機，在三天之內，我必在柏林把這些汽車裝滿那積久的款子，一星期之內便把牠裝回巴黎。」

一般的重商主義思想是這樣地堅強，以致英國和美國的輿論界竟不敢攻擊牠，解釋牠，或把事實公佈出來，因為輿論界不願意抵觸一般的觀念。凡爾賽和約簽訂以前數月，德人早已把下一問題提給協約國；協約國將有些什麼路線上便利德國的貿易底擴大當最後雷地瑞（Rathenau）設法使威斯倍登（Wiesbaden）協議被接受，而法國同意德國以商品償付賠款一部分之後，這一文件仍舊是一張廢紙，因為法國實業界底反對。德國預備着償付；法國和其他協約國使償付成爲不可能，反而以懲罰來威脅，因為德國拒絕償付，並且在「意圖規避。」

關於美國對於歐洲欠她的戰債底態度，美國底經濟學者也曾證明同樣的困難。其中一篇典

型的宣言是芝加哥大學底白斯 (Burg) 和毛爾頓 (Moulton) 兩位教授所作的。他們在所著的美國與歐洲的平衡表 (America and the Balance Sheet of Europe) 一書中曾說：

「如果協約國領袖元首們既承認德國祇能用那些沒有一個協約國願意承認的商品償付賠款，並且協助他們的國會去計畫關稅政策專為阻止德國的出口貨，而同時又堅持着說頑強的德國必須償還全部賠款直到最後一文，這世界還有什麼希望呢？如果大多數國際金融和經濟領袖們既認識那在賠款和協約國債務問題中的根本幻象，而卻祇有在內室中和用輕聲總肯率直地討論這一問題，這世界還有什麼希望？當政治家們和金融家們一樣，既沒有勇氣去說出關於賠款和協約國債務底真實，而反堅持說任何方法，「無論從經濟的觀念看來是怎樣地需要，」都不能施諸實行，因為如果放棄賠款和債務償付底假定的利益，人民將不滿意，那麼這世界又將有什麼希望？如果從古至今有一個時候需要真實來解放人民，那就是現在。如果從古至今有一個時候規避和隱藏是政治的美德，那不是現在。」

由賠款和戰債底局勢而首先建立起來的收回債務「但不要貨品」的企圖，自然是直接地

與那「黃金荒」相關的——其實那不是「荒」而是貨幣黃金的畸形分配，這一畸形分配又轉而與物價水平底異變的低落相關，而這一低落又帶到不景氣和失業。

有許多經濟學家——其人數漸漸增加，而且其中大多數是這一研究園地內最優秀的分子——已看見祇有從自覺的和科學的管理貨幣起纔是真正的統制底出發點，這種自覺的和科學的管理，其目的在停止貨幣價值底變動，而這樣也便停止物價水平底變動。

然而這些貨幣改良派底忠告達到世界面前已經有幾年了。其中幾位最偉大的正在，或曾經，擔任各政府底金融顧問。可是那物價下落仍繼續前進，失業狀況愈變愈糟，黃金底畸形分配仍然照舊，而在那些有充分黃金準備的地方，如在美國，這一充分的準備結果並沒有造成一件曾經防止異變的蕭條的貨幣政策。

要解釋這一現象，必須指出某些事實：

(一)那些最嚴重的脫臼事件之中，一部分顯然地是在金融的原因之外。這種非貨幣的原因中包括：各種物品底需要之下落，如煤由於水力和煤油底發展；棉花由於東方市場之失敗或

東方底工業化；棉織物由於時裝之改變；大批的「技術的失業」由於生產合理化；各種物品，如橡膠底生產量超過需要，這尚祇其中數件。雖然貨幣的畸形分配已足把全部機械擲出軌外而且因為這一理由所以算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單獨是貨幣整理卻不能使那機械按軌進行。

(一) 銀行家底某些習慣和成見阻礙他們，使他們不敢用任何勇敢的態度去採納貨幣專家底建議。卡塞爾教授 (Gustav Cassel) 對於各中央銀行的批評差不多是激烈的，吉尼斯 (Keynes) 也並不比他寬恕。除他們以外還有許多學者都抱同樣的態度。

(二) 銀行家們也自有他們底苦衷，因為那些專家本身，雖然對於貨幣政策在工業蕭條中處重要地位，這一事實大都一致承認，關於統制底方法和技術卻並不常常相同。有些嚴肅的政治著作家以為即使物價能够被穩定，這穩定仍不能預防下落，別的專家則主張那應該施行的方法正好與平常所建議的相反。比如美國聯邦儲備庫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總裁斯脫郎 (Strong) 即斷然地堅持說物價決不能如有些「穩定派」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的方式被統制。

(四)在這一問題中底一部原素，如黃金底畸形分配不祇是由於純粹的金融的原因，而同等地也由於經濟的和國庫的原因。如果債權國用不斷地提高關稅的方法拒絕其他各國用商品來抵償牠自己的輸出而堅持要貿易底出超，必須要黃金來結清，則銀行家之間的任何協定，如不顧及這一更根本的事實，仍絲毫不能補救一切事件。這樣，這個問題變成了經濟的國家主義底問題之一部分。

(五)一切貨幣的救濟法，必是一種預防的性質而不是治療的。當蕭條已經來臨，而商業已非常衰疲，一位製造家決不會祇因為銀行家允許把借給他為開設工廠之用的款項底利息減低一釐或兩釐，便高興起來去建立一所工廠，製造那些他所有的業已超過他所能售出的商品。

正當大家一般地覺悟了貨幣政策底重要性的時候，想去應用那工具求得很多效果已經太遲了。這真是目前情況底悲劇之一。如果五年以前，比如在英國，在回復金本位之前，大家（在這裏特別地包括那些大實業家）已經和現在一樣地明知貨幣政策所處的地位，也許預防蕭條和失業在本國和在國際都已有了很多成就。現在想得到任何效果卻困難多了。一般的物價水平之可

以有某種統制方法，這種統制大部分可以由銀行的工具施行，而且應該是這樣，這些都是全世界各經濟家、金融專家、銀行家所完全同意的。問題是在找最好的方法。

法蘭西和美國之壟聚黃金，並不是有意地專爲了要使世界其餘各國貧困化——目前美國所受的世界蕭條底痛苦，正和任何國一樣地嚴重。實在也不是簡單地由於一種惡毒的和自私的銀行政策。牠的原因多半是因爲事實上個人貿易者、投資者、金融家應用的原則正是我們大家所應用的，但是那在合衆國和法蘭西底特殊環境之下，結果爲黃金底壟積。

各國凡堅將要「有利的」貿易平準——即出超的，必須或把那出超額投資於國外（而更繼續着把投資所得的利潤再投資於國外，這樣預期直到無窮盡的時間，）或把那餘額以黃金收回。

大戰以前法蘭西和其他債權國家容許這些「有利的」平準餘額以外國的投資之形式留於國外。（法國的大都在帝俄和近東。）但是在浩大的政治的騷動和不穩定底時候，便不作這種投資，而應得餘額或久或暫必須用黃金償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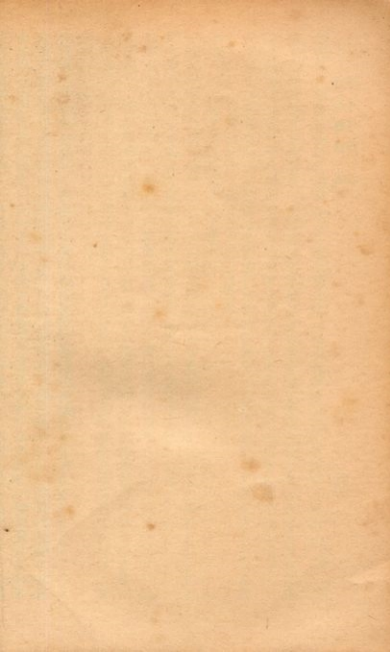
再者，因為事實上通貨的紊亂會剝奪法國持券人底五分之四財產，對於那事實，他爭辯說如果國家未曾離開金本位便不會發生，在公共輿論中便興起了一種強烈的「黃金慾」，對於那財政部長們和銀行總裁們簡直不敢不顧及。

這整個觀念是由於混亂而生。但是這也是許多特殊事件之一，在這裏和從前所說的一樣，人們關於事實底想像實際上比事實本身更為重要。

但造成這種黃金底畸形分配底一切原因中最重要還是各債權國——如美國——之拒絕接受債務國以唯一可能的方法償付。在長期後鉅額的付款，如歐洲所必須償還美國的，除了用這一方法，以商品或服務償付之外，毫無別法。

如果仍希望國際貿易繼續前進，最終必需用商品來抵付商品，這是本身顯明的。試想一個大國占有不可少的原料而拒絕接受任何外國商品。在極短期內牠將立即獨有全世界所有貨幣黃金（如現在法美兩國已有全世界的一半），而這位充滿了黃金的國家底對外貿易將完全停止，因為牠的顧主們將再沒有付款的工具了。

銀行家可以做點事的，但是他們祇能在公衆容許一點經濟的國際主義的情形之下，期望長期後有點效果的作爲。這在目前我們似乎尙沒有準備。



第十一章 化學和細菌戰爭

瑞士俄克博士

一 引子——一般的備戰狀態

在未來的戰爭中，毒瓦斯雖然不能居於首要地位，而總是主要戰具中最基本的一部分。各國都成立了研究化學戰術的專門委員會，委員會大都由國內化學工業界的代表，專門化學家和陸海空軍中的軍官組織成功。並且，多數國家，因為要使國內化學工業一律軍事化，均指派對於毒氣戰術有特殊研究的軍官，加以直接指導。如美國為準備將來的化學戰爭之故，即於每家化學工廠內至少派駐後備軍官一人。數年前據化學戰術局（Chemical Warfare Service）主任佛萊斯中將（Brigadier General Fries）報告，此種任務已經使毒氣的研究和發展表現極良好的進步。其

時正當參院外交委員會咨送日內瓦軍縮會議的禁用毒瓦斯議決案到軍事委員會，而軍委竟根據上項報告將議決案退回，不與批准。同時，美政府代表對於軍縮預備會議共同委員會的諮詢則專用詭辭應付，聲稱雖然國際公法中是有在戰爭中禁止使用毒氣的一條，然而任何國家不能不作相當的準備，以防敵國萬一的化學攻擊。附帶着更聲明如果廢止一切化學戰術人才的訓練和工具的研究與製造，則化學與藥劑學的進步將完全斷絕。因此，軍縮預備會所建議的種種取締毒氣的方法，事實上都不能實行。然而，假如我們細察內幕，必可以發現他們唯一的理由只是根據國內化學工業資本家和技術家的反對。一九二五年在美國洛桑磯 (Los Angeles) 舉行的全美化學技師協會 (The American Chemists' Society) 年會便是反對取締化學戰爭最有力的團體。

當然，這種以化學工業為職業的少數人，平時以毒品的研究和製造來維持自己的生活，戰時更可以大收意外之利，無疑的應該反對毒瓦斯的禁止。但是以一國政府竟不惜聽命於這類自私自利的少數人，竟說毒物的禁止將使化學和藥劑學的進化完全斷根，這纔真正是奇談。這個事

實顯示出國際的軍械工業在各國所佔的可怖勢力，牠以國際化學防禦友誼會（*Friends of National Chemical Defense*）等的名義在歐美各國（美、德、法、波蘭、蘇聯等）遍地宣傳毒氣政策，而美其名爲「自衛」。在波蘭也有一個國家防空的聯盟。事實上，一切都是「國家自衛」，僅僅是自衛，可怪者，在這種國家自衛的愛國觀念背後，卻屹立有一個軍械工業的國際聯合在，德、法、意、瑞士、美國的化學工業和重工業，一起都在聯合的掌握之下。以各國共同的資本，協力一致地以所謂「國家自衛」的工具，去供給各由軍事當局主持下的國家。（註）

軍火工業用什麼方法，以自足的政府、侵略的愛國者、恐怖的大衆爲犧牲來維持它的利潤呢？如果我們研究一下在各國幾乎完全相同的有系統的毒氣宣傳，我們可以發現出與一九一四年前軍備競爭那種情形全相類似的影響，結果遲早必至引起戰爭。

兩者的相同，是這樣的顯著，其根本的原因，亦必相同。這樣的相同，對於一個能够理解此類怪異狀態的世界可說是萬幸的，因爲它不僅顯示了種種促成各國造成一九一四大大慘禍的原因，

（註）關於此節，請參考毒氣在德國（*Giltgas in Deutschland*）昆塞李門（*Günther Reimann*）原著。

同時也顯示了今日主戰團體所用的方法。(註)大屠殺必將重現於最近的將來，而其結果的慘酷必且數十百倍！

自從歐戰以來，這惡毒的國際軍械大聯合已經發明多種新式戰具，近來因化學業的加入，牠的能力更增加無限。這種國際運動，使各大國均感受一種莫大的威脅，不得不竭力於軍備的擴張和毒物的研究，因此費用也是年年增加，(更不幸不但是大國，一般弱小國家則更加膽戰心寒，也只有竭盡棉力加入競爭以求「自衛」)。譬如英國，據一九二二年七月八日每日新聞 (Daily Herald) 報告：該年度英國化學戰術委員會 (Committee of Chemical Warfare) 的經費為三萬九千三百鎊，波頓 (Porten) 化學試驗場的經費為十三萬零四百鎊，兩共十六萬九千七百鎊；比較一九二〇年的總額五萬三千八百鎊增加三倍有餘。關於試驗毒氣的犧牲品，在一九二三年五

(註)請參考國際軍械企業 (Die blutige Internationale der Rüstung Industrie) 德國萊門—魯斯皮爾德

(Lehmann-Ruschpildt) 著和一九二六年十日德國文特塞勒新聞 (Winterhurer Arbeiterzeitung) 所載

Ernzschliche Zeitungen im Dienste deutscher Krieges industrieller 論文。

月十四日至一八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的期間共殺獸類二二二九頭；其中馬五匹，犛六頭，山羊五十八匹，貓一百二十四隻，兔一千一百三十六隻，豚鼠四百零六隻，鼠三百九十四隻；其中四百四十七頭經試驗後立死，餘一千一百三十二頭於中毒後一個月陸續斃命。

一九二二年始創華盛頓軍縮會議的和平老祖宗——美國，雖然曾提出過禁止使用毒氣案，它的愛琪華德(Edgewood)偉大的國家兵工廠就吸納了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間全國化學防禦案總預算八百七十萬金元的一大部分。

國際聯盟方面雖然對於軍縮似乎尚在那裏努力，而對於化學戰爭的取締也是抱定觀望的態度。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軍縮預備會的結果竟說完全禁止毒氣是辦不到的。由此我們可以想像到在將來的戰爭中，毒氣的威力和效能必較歐戰時尤為偉大和慘酷。

無論從那一方面觀察，因為負責者非但不願設法取締，而反竭力提倡，將來的危險萬無可避免。二十年前的「故轍」——兵士死者千萬，平民死者百萬，殘廢無用者二千萬——現在又要復蹈了。執政者視這是一件好生意，已預備着三千萬有訓練的兵士們開始再一個來新戰爭。歐洲的

舊創未已，如果各國再把它全部預算的百分之七，或七十五以償理戰債，更加流盡人民的生命之血，那麼歐洲還有什麼解救呢？組成軍縮預備會的各國政府代表，必須記牢他們的工作是為軍縮而非為軍擴開先路。

二 各國軍事專家對於化學戰爭的效能底意見

由前章所述，我人可以了然列強在備戰狀態中對於化學戰具的注意和準備，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應用現代工具和方法的戰爭的某一些面目。

毒氣單獨的能力已經是極偉大的了，如果與他種新式戰具相輔作聯合攻擊，則其破壞力的廣大將更不可思議。內藏白磷、汽油或其他極易燃燒的物質底延燒彈 (incendiary bombe) 比較歐戰時猛烈十百倍的高度爆裂彈，以及其他新發明的戰具均可以與毒氣聯合使用而增加牠的效能，科學的進步更能隔遠距離而操縱，載有此種戰具的轟炸機和飛艇傳布毒氣，在更短時間內毀滅更大的區域。

茂斯拍拉脫爵士 (Sir Max Murspratt) 在紐約附近綺色佳 (Ithaca) 城演講時曾說：「化

學工業現在能於極短的時間內毀滅無限制的區域。著者和瑞典沙爾伯孟博士(Dr. Sahlbom)於一九二四年春間相伴到美國愛琪華德軍械廠參觀載有白磷延燒彈和毒氣散佈器的飛機演習之後，敢擔保這個說法的確實不謬。

一九二四年，英國赫德將軍(General Sir Reginald Hart)曾在希白脫學報(Hibbert Journal)中發表意見，以謂在將來的戰爭中，大都會內的市民——一切男女及幼童——必將完全被屠。一九一八年歐戰時的英國空軍前線總指揮葛露夫將軍(General Groves)也說將來的毒氣爆炸彈的攻擊可使百萬人於數小時內毀滅。至於防禦的方法，則將軍與英國故空相湯姆生勳爵(Lord Thompson of Acerington)抱同樣的意見，唯一的最好的有效之防禦就是對敵人施以同樣的攻擊。

許多其他的專家、科學家及負責任的軍人都表示同樣的意見。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堪倫教授(Prof. Cannon)曾為國際聯盟軍縮預備會撰述關於化學戰爭的報告。在討論化學戰爭中平民的危險時，他說，未來的戰爭必定專注意於敵人的工業區域的毀壞和平民的整個屠殺。其慘酷

的情形將為歷史上從來所未有。英國司杜華上尉 (Captain V. Stuart) 在皇家軍人聯合學院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所出版的學報中也曾表示同樣的意見。

德國軍事專家波爾克中校 (Lt. Colonel Bülke) 曾致書於著名的毒氣戰術的創造者——柏林哈伯教授 (Prof. Haber) 他說：

「我們設想使用毒氣以攻擊人烟稠密的都市時，其景況將為何如：恐怖，極可怕的肺病，人民中間暗底的恐怖，各種毒氣所產生的各式的病徵——有時或到數日甚至數週方纔發覺。這種毒氣政策結果終必造成慘酷可怕的情形，我們的感覺再靈敏一點也未必能想像得盡！」

未曾實地經歷毒氣的威風和不明瞭新式毒藥的性質的人們，自然或且以為這類預言是空想，甚至搖頭訕笑。但是就是他們，對於各國歷代的防空演習的意義，總不能完全盲目不見吧。

英國空防演習時有飛機二百五十架於夜中攻擊倫敦。根據軍事統計：這大隊鐵鳥中只有十六架被探空燈發現。即在最順利的情形之下，也未必都能够用高射砲把這十六架擊落。即使全被擊落其他的二百三十四架固仍然能够毫無阻礙的進行牠們的破壞工作。這一演習實際可以充

分證明在敵人的真正浩大的空襲之下，倫敦的一大部分即將毀滅。

談到巴黎，魯佛報 (L'Oeuvre) 曾說：如果這種演習表示未來的實況，巴黎必被夷為平地。同時，著名的物理學教授郎琪文 (Prof. Langevin) 則說：一百架飛機每架載毒氣一噸可以在一小時之內使巴黎被二十公尺厚的毒霧包圍，假如沒有大風將牠吹散，全市人口必定死絕。一九三〇年，法國曾在里昂舉行空防演習。事後巴黎報紙發表記載，上加駭人的大字標題如下：

「保護里昂毫無希望；市民的生路只有逃亡！」

「廣大的空中演習完竣後，里昂軍政界會同討論牠的效能，結果全體一致以為現在該城的防禦設備決不能抵抗正式偉大的空襲，事實上更不能使全城人民都備有完備的防毒面具和外表。因此必須立刻籌備最完善的方法，以便在遇到這種襲擊時將市民的大部分遷徙到安全地帶。」

但是在這種恐怖狀態之下去救護和遷徙數十百萬的市民，簡直是不可能的工作。非但攻擊時有極大的危險，就是在牠過去以後，遺患仍隨時隨地可以爆發。因為最近發明的定時爆發的炸

彈，可以於擲下之後經過四、六、八、十二、十八、二十四或三十六小時方纔炸裂。關於這一九二八年德國紅十字分會對海牙第十三次國際大會的報告會說：

「這種炸彈如在數小時或數日後方在市中爆發，顯然可使一切保護和救援的方法都歸無效。隨時隨地可以有危險發生，完全出人意料之外，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有非常完備的救護組織也難發生效力，甚至於增加無謂的犧牲。」

關於保護和救援平民的可能，德國亞爾脫羅克將軍 (Lieutenant-General Albrock) 也曾表示同樣的懷疑。他在德國陸軍官報 (Militär wochenblatt) 中論及空襲的效能時曾說：「未來的戰爭將變為後方平民的整個的屠殺而不是兩軍陣前的肉搏；在後方極廣大的區域內，人民隨時有被殲滅的可能。」他更繼續論到法國某種大爆裂彈之能力。此種爆裂彈每個重五百公斤（一千一百磅）可以由高利士式 (Goliath) 飛機上擲下。最近美法等國所製的超爆裂彈 (super-bombs) 每個的重量已經到一千至一千八百公斤（四千磅），那是更不必提了。

這位將軍又講到一種特別的電力延燒彈的威力。這東西只有一公斤重，內裝塞買脫 (ther-

rite) (一種鎂粉混合物) 擲下後只要撞着硬東西便立刻因電力而起燃燒，連包皮都白熱，熱度達三千度，無論怎樣堅固的防禦物撞着便燃，鋼板也要燒穿，水潑上去全無用處，至今尚未發現可以使之熄滅的方法。在這些白熱的小火球的進攻之下，市上決無不燃燒的東西，就是街道也將要被牠們蝕穿而引起煤氣管的爆發，增加牠們的威焰。在這種火窟之中，人民方恐怖萬分無路可逃之際，敵人將再散佈那無孔不入的毒氣，使他們完全喪失了所餘留的一點自制。(註) 歐戰中德軍前敵總司令盧登道夫大將談及這種延燒彈也曾表示同樣的意見，並且說德國在一九一八年曾預備以內裝鎂粉和氧化鐵的混化物底飛機爆裂彈焚燬倫敦和巴黎。

曾任國聯祕書的英國倍克教授著過一部書名叫軍縮 (Disarmament) 於一九二六年出版。內中有一段根據軍事專家的意見描寫倫敦被浩大的空襲毀滅時所可能的恐怖狀況，頗有價值，現在節譯如下：

「我們想想看，究竟現代軍事專家所發表的意見有什麼意義？比方他們說將來的飛機投彈

(註)關於這種燃燒彈請參德國沙西司瑪斯雜誌 (Sachsisches Volksblatt) 第二三三號，一九三〇年九月出版。

必為新式戰爭中最重要的一幕，這句話究竟包涵什麼意思？他們是說在未來的戰爭中，交戰國對於敵人城市的空中攻擊決不僅如歐戰時每次只用少數飛機，而必於長時間的籌備之後，方同時動員數百到數千架，對於目的地施行集中的偉大總攻擊，使牠受一個致命傷。現在我們試推測這種總攻擊的效果將為如何？

「在歐戰時，德國曾屢次對倫敦施行空襲，給與極大的損害；但是她那時所用的飛機至多不過三十六架。現在歐洲的某強國，或數國聯合，於必要時在二十四小時內至少可動員飛機一千架。」

「……這樣浩大的鐵鳥隊所擲下的爆裂彈必較大戰時所用猛烈十百倍……大戰末期中，德國曾預備於一九一九年使用那時他們新發明的柏林爆裂彈——據說牠的炸力可以摧毀六至八百公尺圓徑以內的人物。可是最近的一千八百公斤重的超爆裂彈的有效炸程還要比牠大的多。葛露夫將軍對於毒氣彈的意見，前面已經提過了。歐戰時的交戰國從未使用毒氣攻擊後方無防禦的城市。現在呢，各國都認這種攻擊為未來戰爭中主要的策略而竭力籌備。如果沒有有效

的國際公約或其他方法來實行取締，則一切重要的工業區和城鎮鄉村隨時都可以遭比較從前的猛烈千百倍的空中毒瓦斯攻擊。這種毒物如「死露」(Death Dew or Lowitio) 只須三點着人皮膚便可致命。所以葛露夫將軍所說：毒氣的襲擊可以在數小時內屠滅千百萬人絕不是謊話。

「空中襲擊對於倫敦、柏林、巴黎等大都會的慘酷的效果實在不容易想像。倫敦的市民大概都知道地下鐵道在上市的時間突然損壞時，人們的擁擠嘈雜和毫無秩序的情形。以平時小小的意外尚且如此。一旦倫敦竟在夜中遭遇偉大的空襲，其景況將為何如？在地獄般的黑暗中，為想像所能及的可怕的轟炸不斷進行着，成千成萬的人懷着瘋狂似的恐怖散在路上。無疑的，爆炸、焚燒和毒霧的聯合，必使城市變成死亡的灰燼。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對於這種夜裏的攻擊尚無有效的防禦方法。」

關於毒瓦斯的能力，據英國軍政部爆藥司長哈利司白萊勳爵 (Lord Halsbury) 於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四日報告上院時說：四十噸藍十字氣 (氯化二苯胂 diphenylcyanarsine)

可以毀滅倫敦全市的人口。然而這只是歐戰時常用的毒瓦斯的一種。(註一)據美國佛萊斯將軍 (Brigadier-General Fries) 說，在現在新發明的毒氣較之大戰所用的要猛烈五十倍以上。

瑞士格許上校 (Colonel Gerlach) 在所著的現代空軍設備 (Der Irrtum der heutigen Rüstungen) 一書中曾說：「使人微嗅即死的毒氣現在在列強各國已佔軍械中的重要地位，如果說還不能算是主要的戰具。」在未來戰爭中，少量毒氣的使用必足以獲得極大的效果。

再者，根據英國空軍總司令脫倫加德大將 (Field Marshal Sir Hugh Trenchard) 估計：將來一日內飛機擲下的爆炸彈的總重量將達三百噸。(註二)等於歐戰全期內擲入倫敦的重量。麥許上校 (Colonel Marsh) 亦說：現在對於有系統的空襲尚無有效能的防禦法。這類意見，不但只在英國，歐美列強的軍事家均以為然。如美國司圭亞將軍 (Gen. Squire) 在費城 (Philadelphia) 會議中曾表示意見以為現在科學的能力可以在任何地點指揮與操縱遠距離外的飛機，散放毒

(註一)根據將軍對於美國上院的報告。

(註二)據自倍克教授的軍縮，一九二六年版，第二二四頁。

氣，使整個國家的人民睡眠二十四小時。(註一)

我們所處的這種可怕的危險，俄國航空化學戰術協會發行的某種(註二)刊物內也曾詳細討論，現在摘譯一段如下：

「化學戰術的主要策略，在滅毀敵人後方的重要地點：如都會、大鎮市、工業區及鐵路交叉點等。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使飛機能載炸彈三千至四千公斤遠航一千至二千里。如此的飛機自然能够極便利的攻擊在後方五六百里以內的城市。因此以前的所謂「前線」、「後方」、「非戰區」等等分別將來必定全不生效力。交戰國非但要保護前線的兵士，並須設法防禦對於後方平民的空中毒氣的侵襲。」

「如此的情形異常的嚴重。因為，在後方的一切有人口數十萬的重要城市，如果沒有完善的保護設備，只須四五十架飛機的襲擊便將完全變成屍骸和灰燼。」

(註一) 錄自 Berner Tagwacht loc. cit.

(註二) 德國湯姆士博士 (Dr. Thomas) 有譯本柏林 Mittler und Sohn 書店出版。

關於保衛的可能性，英國柏修士上尉 (Captain Percius) 說過：「現在的新式戰鬥機的能力，乎能够摧毀非常審慎組織的防禦設備。這個意見和德國容克飛機廠 (the Junkers Aeroplane Factories) 技術董事在歐戰中曾統帶一隊空軍的著名專家薩生柏 (Sachsenberg) 所表示的不謀而合。

德國安德司少校 (Major Endres) ——歐戰時山德斯將軍 (Gen. von Sanders) 的參謀主任——對於現在的情勢也有相類的描寫，他說：

「根據現在空軍的能力觀察，攻軍必較守軍佔優勢，其原因有二：(一) 新式飛機速度的特高，每使守者受意外的奇襲，而守軍的飛機每必在攻軍已到之後，或得到牠來攻的確實消息時，纔能飛起應敵（如一九二七年英國空防演習時的情形）；(二) 後方的廣大區域以及毫無保護的平民隨時有被襲的危險。在原始的野蠻時代尚且以屠殺無武裝的平民為恥辱，而在現在則反成為新戰術中的基本策略。這真是全世界公正輿論所亟應注意的事實。」

這並不僅是處於可怕的境遇中的和平主義者之意見，每一國家負責任的軍人和政治

家也逐漸認識了這樣的危險，不幸認識得太慢了，他們也覺得事不能像現在這樣的放任下去。將來可能的犧牲之慘酷，已經不復能諱了。

最可注意的一點是：平民的被屠殺，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新戰術上必有的一種預定計畫。依照前面應用過的安德司少校的話，將來的戰術決不僅祇對於敵國軍隊的攻擊，牠的主要策略必是對於工業區和平都市非武裝平民的奇襲。以強烈的轟炸和毒氣摧毀敵人的財產，屠殺他的人民，使他感受極大的威脅，終於在積屍之上訂「城下之盟」。

在國聯軍縮預備會報告書「E」章中也可找到同樣的可能性：

「綜觀近日的情勢，將來的飛機較之大戰時所用的，其戰鬥力載重量和數目必定大有增加。同時，觀察近代的防禦術，更可以斷定無論守軍的力量如何堅強，在技術上決無完全有效的方法可以防止攻擊的空軍在政治經濟集中的城市上投擲巨量含有毒氣的爆炸彈。並且這種毒氣的性質大概不會祇令人民短期麻醉暫時失去活動能力的一種，因為交戰者的主要目的是要使敵人完全喪失抵抗力，而不祇是短時期的麻醉。何況多種毒物如「芥氣」等不但在攻擊期內能當

場殺人，並且在敵人去後還能久留在地面之上，漸漸滲入住宅的內部慢慢的來毒人。自然，我們極希望有人能够發明有效的保護平民的方法，可是我們也必須指出，這是一個極困難的問題。要叫全部市民每人都備有防毒面具和衣服，差不多是不可能的；而集體保護方法還沒有到有效的地步。並且即使在一市的範圍之內辦得到，但是隨時隨地都有被襲的可能，當然不能期望在全國的重要都會城市、工業區、礦區、鐵路集中點等等地方一律預備這樣完美的保護設備。再退一步，假定一切都辦到了，然而，如上述的芥氣在田野裏還能久留不散，在城市上更不知維持多久，在那個期間危險繼續存在。

「也許可以說，對於這種可怖的戰術的施行，有天良的一定會加以反抗。然而，證諸過去歐戰的情形和現在的趨勢，在未來的真正廣大的國際戰爭中，全國總動員已成爲普遍的口號，全國的人民直接間接都和戰事有關；那般是非不問，理性毫無的戰魔們，那肯細心來替你分別前線的兵士和後方的平民，而定牠們的屠殺目標麼？」

前面述過的紅十字會德國分會報告書中又說：「未來的戰爭必用空襲和化學的手段來威

脅全球的人類。」這句話在大會討論化學戰爭中救護平民的方法時，曾被認為確實不移的定論。凡是以戰爭爲人道或可以使之合於人道的人，如果以爲以上的敘述都是根據理想而非事實，則請看歐戰的成績。根據德國前運輸部長克羅恩博士 (Dr. Krohne) 的統計，德國一切城市所受的空中襲擊的次數如下：

年	別	總	次	數	夜	中	次	數
一	九	一	五	五	一	七		
一	九	一	六	九	六	七	五	
一	九	一	七	一	七	五	一	三〇
一	九	一	八	三	五	三		二三五(一月至十月)

照上表計算，因飛機的進步聯軍對於德國後方工業區域城市的空襲年有增加，到一九一八年，平均每天有一次以上，而且大多數是在夜間。至於聯軍預備着在一九一九年春間總襲柏林的計畫更是可怕到難以形容。協約國計畫開始大規模應用最利害的毒藥「死露」。培克教授預言這

種「死露」對於空襲倫敦的影響，在前面已經提過了。

一九二五年德國梅亞少校 (Major Mayer) 在國旗 (Reichsbanner) 中發表一篇論文，他說：「即令我們閉目不問這種空中襲擊和戰術的結果，我們應該知道一切軍械進步的狀況。在一九一四年，德國野戰砲最遠的射程祇十二公里，而到一九一八年則達一三〇公里。據瑞典的 Artillerie Tidskrift 記載：英國的大砲射程為一三〇公里，法國一五〇公里，而美國最新式的則竟達一九五·二公里。」

三 毒瓦斯的種類性質和效能

在實驗室的初步試驗，以及在東部前線試用溴化氯 (bromine chloride) 和附加的其他本身並不含毒的溴化物 (xylyl bromide) 等以後，初次的大規模毒氣之使用是在一九一五年四月耶普利戰役 (Battle of Ypres) 開始的，它使六千人死亡，死者呈現下列各國為氯氣特徵影響的徵象。

受攻擊者先是嗆聲大作，加上呼吸困難，使受毒者覺着喉管阻塞，肺部漲滿，要想把已壞的氣

管略出，同時肺內血球破裂，於是人和長期窒息一般，幾天甚至幾星期，最後吐血而死。據說那六千個死者面孔青紫，口鼻流血的慘狀，曾激了對敵人的最大的仇恨心理。

氯氣很快便受了淘汰，因為牠的刺激性強，易被覺察。(註)並且毒性也沒有他種毒氣那樣的強烈；容易和他種物質——如氮——化合而失去毒性。那第一次毒氣戰馬上便使用的防氯氣的口罩，只要一個紗布套，內塞浸透氫水的棉花，蓋在口鼻上，便可以吸收溶解氯氣了。

如果正如主張使用毒氣的人所說：這個戰術並不是完全爲了要多殺敵人，是爲的要縮短戰爭的時間，減少無謂的犧牲，那麼毒氣戰爭的發展，也許會與已往實在所發生者不同，換言之，將驅

(註)歐戰初期所用的氯化物及其他如醃化氯化溴或碘等，多係用爲刺激性品，使人噴嚏流淚，不能充分作戰。雖然荷爾登(Haldane)設置種東西的能力不過是使戰爭成爲「哭的比賽」，然而如果吸入多量，使人不能逃避，仍能使人痛苦的慘死。

據哈的數據說：毒氣的效能客觀上與牠在空氣中的密度和人們受毒的時間成爲正比例，就是空氣含毒量愈多，人受毒的時間愈久，毒氣的效能也愈大。普通空氣中有氯氣百分之一方致命，但如果長期吸入，則雖只含毒十萬分或甚至百萬分之一，也能依時間的比例使人致病或竟死亡。

使兩方各去追求更無害的毒氣。退一步說，承認毒氣主義者的言語完全「由衷」那麼爲什麼不多用刺激性與麻醉性強烈的藥品，如淚氣、睡氣等來消滅敵人的戰鬥力，而偏要竭力搜求，使用各種無色、無臭、無味、觸着皮膚即致人死命的東西，使敵人無從預防，無從保護，並且無從救治呢？其中之一，曾在化學工業中廣泛的應用過，曾因在德國漢堡的工業區內發生一次轟動一時的毒氣慘劇，而出名的，那就是「光氣」(phosgene-coei) 氯氣(chlorine)和碳酸氣(carbon monoxide)的混合劑見光後化合而成，化學名稱叫 carbon oxychloride。

光氣的性質和效能，大概與德國的「氯十字氣」(氯甲酸三氯甲酯(Green cross gas-trichlor methyl chloro formate-Cl.COO.CCl₃))裝置這氣的毒彈上面畫着氯十字，所以得了這個名字。)相同。中這類毒而死的情形，英國人稱之爲「陸上溺斃」因爲在被吸入肺部之後，牠能把那些「除舊布新」(吸收污血中的廢氣，換入新鮮空氣，使血回復鮮潔)的小氣胞與微血管當中的隔膜破壞，以致血漿流入氣胞，充滿肺部，使人如同溺水時肺部灌滿了水一樣的被自己的血淹死。在這個過程中，被毒人非但感受不能呼吸的漲悶，肺部充滿了血，這樣就沉溺在自己

的血中而痛苦地死去。

還有一種和氯十字氣的性質相同的是氯化苦劑 (chloropicrin- CCl_3NO_2) 牠除了使肺部如上述的充血外，還能使血管爆裂，脾和其他臟腑膨脹，血液中紅血球的血紅素 (haemoglobin) 傳佈氧氣於各部纖維 (fibrine) 的主要物質，變為無用的強氧化血色素 (methaemoglobin)，血液的凝結性加速，血管壁，尤其是左大動脈漸漸硬化，以致於僵木。因此，血管失去跳動的能力，血液凝固，紅血輪死去，受毒者便發生中風的現象。同時中央神經系亦顯出重要的反映，表現與感受極端刺激以後相同的昏厥狀態，周身不適，目瞳收縮，肌肉痠擊，呼吸急迫，不能自主的竭斯梯里的尖叫，體溫的驟落與下肢的麻痺亦常常發現。牠這些威力在歐戰中已經相當的發揮過，將來還會大規模的應用。

芥氣 (硫化雙氯乙烷 mustard gas—dichlorethyl sulphide $[\text{CH}_2\text{ClCH}_2]_2\text{S}$ —“ypertite” yellow cross gas) 的影響更為惡劣，它正如他項毒氣一樣，根本並不是氣，是一種沸點很低的流質，用時散為極細的霧，因為比空氣重，所以能降落地面，如目力所不能見的微塵一般附着在一切

物質上，並且能歷久不散。人物經過時便如微生物似的附黏在衣服鞋襪上，在不知不覺間被帶入住宅或地室之中。在室內的高溫之下，便化為氣體，被吸入口鼻，發揮毒性，達到牠的目的，這種傳播的方法與鼠疫和霍亂病菌是沒有分別的，而牠的能力則較毒菌還要大。因為牠並不必要化為氣體，吸入口鼻，纔見功效；當牠在微塵的形態時，只要黏着皮膚，便能漸漸使其發泡皸裂，侵入血管，每在六至十八小時之後，方發現中毒的徵象，而到那時救治就已經太遲了。只要碰得着，牠能攻擊人身的任何部分，如表皮、黏液膜、眼瞼皮、睛衣、眼角膜、氣管支、肺等等，使牠們發現生疽的現象，極類火創。空氣中祇須含五百萬分之一即能使人致病。又因受害的部分不同而病徵互異：在表皮，能使牠發泡、枯燥、皸裂，漸成巨創，引入別種病菌而發生其他病症；入目，能使牠紅腫、漲裂、失明；入肺，能漸漸蝕去一切氣管和氣胞，或使氣管阻塞，空氣不通，呼吸艱難，使中毒者如受長期的絞刑，經過數星期或甚至數月纔窒息嘔吐而死；入血，則紅白血輪整批被毒殺，以致已死血輪所含鐵質凝於表皮下面，現黃褐色斑點，血液也漸漸凝結，如被毒蛇噬後的狀況；中央神經系也因血毒而發生麻痺及痲痺等徵象。即令中毒人抵抗力強健，能戰勝直接的病徵，尚不能認為完全脫離危險。因為元氣大

傷之故有時表面已愈者在數月後反突然發生變化，全身組織崩潰而死。其原因並不完全由於被害者消化器官的崩壞及隨時的嘔吐和瀉痢，而大都由於其毒對於血的同化起一種特別作用，以致各部纖維組織，尤其是肌肉，廣大的腐壞。在這種情形之下，即在完全痊愈的人們，他們的內部組織的生活力必定永久衰弱，失去對於病菌的抵抗力，因之隨時可以發生疔瘡，或得濃血症而死。至於肺癆病的傳染，更是曾受芥氣毒者表面痊愈後所常遇的不幸事件。在歐戰之後，一般中毒的兵士在治愈數年後極多數發生肺癆，就是這種危險的有力的證明。可惜當時的病院未曾注意這一點，以致那般不幸的人們感受着終生的苦痛。

第三種在大戰中很重要的毒氣是「藍十字氣」牠的功用不在直接的毒性，而在牠的能夠化為微塵侵入最完備的面罩，使受者劇烈的咳嗽與惡心，不得不除去面罩來吸受氣十字氣的劇毒。這一特點決定了藍十字氣在軍事上的重要位置。可是除此以外，牠的單獨毒性也不可忽視，亞少校說：

「在一立方公尺空氣中，只要滲入幾厘（part）的藍十字氣便能使吸者感覺極劇烈的痛

苦……神經系大受影響，眩暈、舉步不穩、身體晃動、不能行動、同時四肢和關節均極痛苦。吸入過多能使人喪失知覺數小時，消化器內也大起騷動，體重很顯著的減輕。」（註）

自從歐戰以來，藍十字氣的兩種能力，毒性和侵入力，都有長足的進步。與芥氣的皮膚侵蝕性相類而毒性更利害的是「死露」(二氯化氮乙烯腈 "Death Dew"—Lewisite—Dichlorarsine Vinylchloride $\text{BClCH AE CH AsCl}_2$)。他是歐戰末期時美國芝加哥西北大學的路易斯教授 (Prof. Lewis) 發明，所以又名「路易塞脫」(Lewisite)。德國軍事雜誌 (Militärwochenblatt) 轉述英國某報所載的某種砒氣 (arsenic gas) 似乎即屬於路易塞脫一類。據說此種毒氣的製造法協約國和美國都知道，其性質則如下述：

【(1) 每千萬分空氣中如含有此氣一分，能使人在一分鐘內斃命。

【(2) 一九一八年曾以此氣極稀薄的混合成分放入蓋有山羊一羣的廣場中，結果除四頭之外一律立斃，這四隻也因感受極痛苦，東奔西突，把頭在場邊牆壁上撞裂而死。

1 賴少校 (Major Nye) 的同事某君曾於無意中行入此種混有毒霧的空氣內，氣中含毒極稀薄，所以他絲毫未能覺察。可是在數分鐘以後，他便感受劇烈的眩暈、嘔吐和痛楚。四天之後，他的皮膚便發現痼性的砒毒發炎，神經也感受非常的刺激，以致一位極強健的體育家不久便變成神經衰弱者。三個月之後，他終於纏綿而死。1

據說這氣是預備裝在每只五磅的毒氣發生器中使用的，一隻普通商業飛機大概可以滿載發生器六百只。在適宜的情形之下，一千只發生器可以散佈毒氣於六十方英里的廣大區域，因此，據上述的報告，只須這樣裝置着的商業飛機兩架，便可以散佈毒氣於整個倫敦市。

除此以外，還有一種異氰化二甲基胍 [Cacodyl isocyanide $\text{As}(\text{CH}_3)_2\text{CN}$] 其毒使人一嗅即死。牠的效能包括藍十字氣的面罩侵入能力和氰氣的大毒。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這類毒氣只要變更其組成分子之一，在藥劑學的觀點上，可以得到毒性的增加，在化學戰術的立場上，可以得到別種重要的效能。必要時更可以將幾種性質不同的毒物混合使用，以達到所期望的效果。自然，在這一點上軍事化學家是不會忽略有機性金屬物的能力的。這類毒物如四乙鉛 [Lead tetraethyl]

$Pb(C_2H_5)_2$ 和 Et_2N_2S (diethyl telluride $Te(C_2H_5)_2$) 都是極毒的，後者尤其利害，能侵入皮膚而不損表皮，據山格教授 (Professor Zangger) (註) 說，牠的毒性比番木鱈鹼 (strychnine) 還要猛烈百倍。中毒的結果使人狂嘔而死，較輕時也能使腦髓慢性的退化。四乙鉛在商業上也是一種重要物質，牠的製造曾使世界市場上溴素的價格在數月內增加四倍（溴素是鉛化四以脫製造過程中必需的物質，在醫藥學上也佔重要位置，）並使紐及賽 (New Jersey) 某廠中三十八個工人無辜送命。這類商業化的毒物（包括毒殺害蟲的各種物質，雖然牠們有許多對於人類無害的特點，）平時的大批生產，顯然是被化學戰爭的需要支配着的，因為在戰時便可以改為殺人品的製造。而且四乙鉛和二乙碲並可混入製造延燒彈的煤油之中，使牠在延燒以外還有散佈劇毒的能力，這便是現代化學戰術中所為聯合效能的一種。

四 平民的保護

人們每懷疑到毒氣的屠殺與爆炸彈和延燒彈的破壞比較起來究竟以何者為更可怕。其實

這種比較是不需要的，因為在一般的情形之下，我們所要考慮和對付的，將不僅是任何一種單獨的攻擊底結果，而是那最有效力的聯合攻擊。

這種攻擊，秀門邁爾斯 (Sherman Miles) (註) 稱為「立體戰術」(Three Dimension Warfare) 是專為對待戰區內或後方重要城鎮中的非戰鬥者的。這一戰術的意義，賴少校在他假想的對於倫敦底空中攻擊，描寫最為深刻，現在節錄如下：

「在未來的戰爭中，敵人空襲倫敦時，開始必投擲多量猛烈的爆裂彈，驅市民避入地窟，然後方散佈較空氣重的毒物，使他們不能在窟內安身。供給七百萬市民每人以一具完備的防毒罩，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如果想要完全了解現代戰事的恐怖情形，我們必須設想那爆炸、火焚、毒氣三種惡物聯合施威的狀況。在普通爆裂彈的襲擊之下，避入地窟是可以活命的，然如果加上毒氣，那就另外一件事了。何況在現代爆裂物進步的威脅之下，地窟的三合土屋頂正一天天在加厚，如果想抵抗現存的

(註) 轉錄安德三 (Andres) 著 *Viltgasalrieg, die kroese Gefahr*

最大爆炸，竟要達到六英尺以上。(註)一方面炸藥和牠的使用法一天天的進步，防禦物的牆壁和屋頂底厚度也漸漸增加到只能幻想的數字，別方面地窟愈厚愈深，愈適宜為毒氣的貯蓄所。在國際聯盟的化學戰爭審查報告書(Report on Chemical Warfare)中，安琪羅教授(Prof. Angelo)說：「戰爭的經驗使人漸漸覺悟任何堅固的堡壘甚至極厚的鋼板，都不能抵抗最新式的炸藥。直到現在，人們還可以躲在戰壕、蓋溝或地窟內苟延殘喘，然而無論跑到那裏，毒氣總能跟得到。」

另一方面，高度爆炸物的機力，將使防禦毒氣的建築完全摧毀，如前述的「柏林爆裂彈」和三千度高熱的「塞買脫延燒彈」等。

在羅馬會議以前，一九二八年一月，該會曾在比京不魯塞爾舉行重要的保護平民方法研究會議。當時德國代表曾提出報告書一件，大意以為即使這次會議中各國代表專家所提議的方策均能實行，仍然不足成為平民的完全保障；因為在戰爭的時期，交戰國的領土，無論戰區與非戰區，對於空中攻擊時一切可能的危險，必須一律有極完備的抵抗和保護設備。假使祇注意於毒氣的

窒息，而忽略爆炸與延燒的破壞，或者僅有堅固的防禦物，而不作避毒的設備，其結果的悲慘與毫不設防將無區別。譬如某棟房屋的建築使毒氣絲毫不能侵入，然而一遇猛烈的爆炸，立刻牆坍屋倒，牠的防毒的效用將化爲烏有。所以我們講到完備的防禦，非考慮空軍可能的全部威力不可。近代的飛機戰具，尤有很大的進步。與其作消極的防禦，不如積極的完全禁止一切空中轟炸和毒氣使用，這樣，可怕的危險和無謂的犧牲纔能根本消滅。不幸現在的物質文明雖日益進步，人道思想則漸漸消滅，國聯軍縮預備會議中，白恩斯多夫 (Count Bernstorff) 禁止飛機轟炸的提議，在三十二國的代表團中，僅有五國表示贊成。

退一步說，即使這種建議經各國一致贊成，列入國際公法，誰又能夠擔保牠在戰爭時不被人破壞？軍事當局對於國際公法上的禁止的態度，在波蘭的馬斯歇茲基將軍 (General Marschoke) 的話中表示出：「開始利用毒氣的動機，大約正因為牠是海牙國際和平會議公約「禁物」的緣故。」美國的軍人也有「締結公約正爲了要破壞它」的類似的意見。所以我們無望於國際公法上的禁止，能收什麼效果。何況空中攻擊，並不一定必須用戰鬥機和轟炸機，商業機一樣可以利用。

一九二五年，著者和萬國婦女自由和平協會毒氣委員會的主席沙爾博孟博士(Dr. Cahlbom)參觀美國化學軍械的大本營，愛琪華兵工廠時，曾親眼看見美國的空軍演習，內有商業式飛機兩架作放射毒氣的試驗，與平時散佈毒物殺除森林中的害蟲一般，從馬達的廢氣管放出白霧般的烟幕，不過是無毒的。難道真正的毒氣不能同樣的散佈嗎？因此，假如國際公法禁止軍用機的製造，限制牠的數量和一切空中攻擊的行為，交戰國至少可以用商業飛機來代替。

對於技術上的保護亦必須加以最大的懷疑。萬國紅十字會於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二至二十六日在羅馬舉行第二次專家會議時，對於這點曾詳細討論，得到的結論如下：這種地窟的建築，因為要阻止毒氣侵入，必須與窟外的空氣隔離不通。要免被難窒息而死，只有二法：一是預備養氣桶，但是地窟中聚集的將達數十百萬人，充分供給每人以貴重的養氣，是絕對辦不到的。於是只有用第二法，設置空氣流通器，使窟內的氣與窟外無毒的氣對流。按照常識，這種流通器必須有兩架，裝置的方法也可以分為兩種：A、流通器裝置近於地面，通達窟外的出口蒙以吸收或中和毒氣的藥品。事實上因為要避免危險，出口不能太大，因此藥品也不能很多，如果窟外的毒氣極濃，藥品的

效用不久必消失，反而延入毒氣。B、不用去毒藥品，而把出氣管造得很高，如煙囪一般，使牠突出於毒氣層之外。這高度據俄國生理學家巴樂（Pavlov）說至少須在六十公尺以外，方無引入毒氣的危險。這樣高的出氣筒，事實上不過增加敵軍飛機轟炸的目標而已。

對於這一切困難，紅十字會的專家們也曾竭力設法補救：他們計畫於必要時，發給濾毒面罩一具給地窟中每一個避難者；或在可能的範圍內，把空氣流通管的出口加高，同時並將吸入窟內的空氣仍經濾毒的手續，以防萬一的危險。波德路上校（Colonel Ponderoux）更建議在一切半永久性質的避難窟中，除連接市內的自來水和電流外，再裝置特別的空氣供給設備，使避難者能得到比較的安全和舒適的生活。這種建議在平時自然似乎是再好沒有，但是在實際的空中襲擊之下，敵人的第一個目標，必是市內各公用事業，如水電等工廠的破壞；來源既已斷絕，非但窟內的水電設備無用，那必須以電流發動的空氣供給設備，也將要變成廢物。總之，如果敵人認真用偉大的空軍和完備的聯合攻擊蓄意來破壞一座城市，無論那避難窟的設備如何周全，決不能獲得預期的效果。同時聚集數千百人在地窟內，空氣漸漸的混濁，通氣管漸失效用，或者已被敵人炸毀，無

色、無臭、無聲、無味的毒氣不知何時將侵入，使人隨時飽含疑慮和恐怖。卽或利用由一萬法郎的賞格徵求得來的方法（萬國紅十字會曾懸賞一萬法郎，徵求覺察空氣有無芥氣存在的方法，直到最近尚無人應徵；至於防禦和消毒的方法則更談不到。）發現了芥氣業已侵入窟中，但是仍舊毫無消毒或抵抗的方策，祇更增加一般嘈雜和恐怖，坐候死神的降臨。

當然，在這種情形之下，出窟逃走的可能性是極微細的，因為在這時候也許地窟的出口已經完全被崩潰的房層牆壁等所掩埋，如同煤坑爆發之後，工人被活埋的情形。假定避難者還能夠逃出來，第一他們必須都有完備的防毒器具；僅只而罩還不够用，必須有防毒衣和養氣桶，纔能抵抗「芥氣」、「死露」和金屬的能夠侵蝕皮膚的毒物；這種防毒具又須不為四面橫飛的爆炸物所毀壞，纔能保持牠們的效用。

這種困難一概不計，假定一羣可憐的男女老弱都穿着完備的防毒衣物，逃出地窟而達到毒氣充塞的瓦礫場，得老天保佑不為爆炸和火焰所燬滅，然而他們究竟到那裏去呢？

瑞士的化學博士某某上尉在國家發行的軍事雜誌裏面曾說：「被空軍襲擊的區域不會很

大，所以避亂的人只要能逃出一方英里的範圍，達到鄰近的安全地帶，便可以免禍。然而事實上這種襲擊大半在夜中，除了驚心動魄的爆炸與延燒的火光之外，逃難者所聞的都是轟裂倒坍的聲音，所見都是瓦礫和屍骸，身體被防毒的衣物束縛着，心靈被死亡的恐怖侵佔着，神經早已昏蒙，常識早已喪失，他們怎麼能够辨別一方英里外的安全地帶何在，被攻擊的區域以何處為限呢？即使幸而能够達到鄰區，又安知在半小時之後，那地方不遭同樣的攻擊呢？

萬國紅十字會大會對於救護平民方法的報告書中，有下列一段，內容可以作為以上所述的
總結：

「一個城市受到有計畫的空襲，必須在非常適宜的情形之下，一部分的市民纔有被救的可能。但是如果市區過於廣大，人口超過百萬，所受的攻擊又特別的規模宏大和猛烈時，則事實上任何救護方法都是極困難而差不多是完全無效。人類，尤其是多數的羣衆，在感受極端的興奮，如驚駭或恐怖時，每因神經的錯亂而喪失理性，完全不能遵守秩序，服從指揮，這每每使救護者無法策他們的安全，反而增加重大的犧牲。最困難的，尤其是運輸的設備和衣（防毒用和其他）、食、住的

供給。

「如果不設法逃避，而欲使被襲的城市保持普通的生活，——自然與平時不同而萬分痛苦的——便須籌備「集體保護」(collective protection)的方法，建築極堅極厚，深入地中的窟室，以抵抗爆炸的轟炸和毒氣的侵入，同時必要設法把無毒的空氣輸入窟中。在一切住宅區，重要的行政區和工業區的附近，都必須建築多數這種防禦性質的「要塞」。

「雖然他們曾感受預算上極端的困難，各國的軍事專家都曾設法估計建築這種要塞的費用。研究的結果，衆口一辭，以為這種建築將使市民的生活失其常態，影響或達數年之久；建築的費用將超過市民平時所納的捐稅數倍之多；建築的工程，或將傾全國的財力人力，纔能完備。

「委員等認為這種完備的「集體防禦」方法，事實上完全辦不到。兩相比較，似乎全國人民每人發給防毒面具一架，雖然那費用亦很可觀，還可以試一試。然而假如遇着爆炸和延燒的聯合攻擊，這種面具便無用。」

「委員等認為就現在的爆炸物學與毒物學的進步速度觀察，未來世界大戰的殘酷必遠勝

於過去的歐戰（註）同時攻擊戰術的進步又必遠過於防禦戰術。如果沒有有效力的根本解決方法，現在已經極感困難的防禦問題，將來必成不能解決的啞謎。結果「戰爭」將成爲整批屠殺的代名辭。」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唯一的方法祇有竭力作有系統的宣傳，使人們恍然於將來的危險；同時促進有效能的科學的保護防禦方法的研究和施行，希望在無可奈何的時候，仍可以盡一分力於消極的救護工作，減少不幸者無意識的犧牲。」

上面敘述的都是消極的防禦方法，牠們的效用的微薄，已經了然，不必多費筆墨。現在我們再（註）人類歷史上最悲慘的一幕場好容易，十幾年之後，各種毀滅工具的權力與數量都已增加不知多少倍。這都是可以用事實證明的，本書前面業已舉例不少。試再看各國軍用機關的數字，根據各國自己對於國聯軍縮預備會議的報告：法國，一千六百十五架（據德國政府估計爲二千五百架）；英國，一千五百五十架；意國，一千一百架；美國，一千九百四十七架；至於在戰爭發生時最短时间内可改爲軍用的商業機，以及在指定的短期內可以造成軍用機尚不在其內。

來看看所謂積極的取締方法。對於這萬國紅十字會以及其他國際和平機關部會努力追求。結果如何，請看下面：

在羅馬會議中，各紅十字會專家經過五天的討論，得到下列的結論：

「在簡單的單獨毒氣攻擊之下，我們或能够勉力設法來保護和援救無抵抗的平民，如果同時還有爆炸和延燒的聯合攻擊，我們實在無能為力，因為我們沒有超人的能耐。」

「因之，紅十字會的職責應該立刻組織廣大的運動，使平民明白他們所將受威脅的危險。」

「立即去確定最好的保護曾經在可怖的危險中倖存的平民的最好的技術方法，和作應用這種方法的準備。」

萬國紅十字會對於化學戰爭這一問題的努力，我們已經見識了。他們經過許多專家的研究，幾次會議的討論，纔得到上述的許多方法與意見。細察牠們的內容，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技術上的完備的保護和防禦的方法，在事實上完全辦不到，我們只有回復常識，常識和純粹人道的和理性的保存種族的觀念。

我們的目標和我們可能的希望，必須完全棄止戰爭，和如凱洛格公約所建立的原則，排斥以戰爭為解決政治紛爭的手段，加上實現各國的一般的裁軍。

五 細菌戰爭

在估計到未來戰爭的面目時，細菌戰術的能力與重要每為一般所忽視。主要的原因，大約因為在歐戰期內，這一戰術尚未達到極端發展的程度，牠的使用和效果均遠不及毒氣的普遍和廣大。國際聯盟的化學戰術研究委員會也竟踏這短視的「覆轍」，對於細菌在將來戰爭中的重要性並不十分注意。委員會報告D節 (Document A. 16, 1924, IX,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中，有下列一段：

「與化學戰術比較，在過去的戰爭中，細菌戰術尚未曾大經使用。原因很多，有人以為除道德的觀念之外，或者因為這東西一經施用後，不易收束，將遣人類以無窮的後患，所以各國的軍事當局尚不敢輕於嘗試。費佛 (Feifer)、波德 (Bordet)、梅德生 (Madsen) 和堪倫 (Cannon) 等諸位教授對本會所陳述的意見，大都包含此意。雖然，這種見解實在還不足認為最後的判斷，因為就

現在的情形看起來，雖覺得還不充分可慮。但是將來發達的情形及實用的可能性極難預料。我們似乎不能自欺欺人，置諸不問。

「在戰爭中使用細菌，其效果極難推測。被害區域的大小和被害人的數量決非人力所能控制。牠們滋生的迅速和傳佈的容易，必為害於後方的平民，甚至或竟越過前線而重反原來施毒的國家，再甚或竟遺傳或復發於停戰之後，延長到數百年之久。這種戰術竟可以稱牠為對於整個人類間接的總攻擊。但是據費佛、波德及梅德生教授的意見，則以為牠對於戰事直接的效果必反而異常細微，因為戰場上防禦的方法必定十分完備。」

「實施細菌戰術的方法，最容易施行的是將傷寒霍亂等病菌放在飲水之內，或用飛機直接散佈毒菌於城市自來水廠的蓄水池。但是這類毒菌可以用清濾或將食水氣化等手續來消滅。在必要的時候，更可以令全市人民都注射防疫針。而且飛機散佈毒菌的辦法，實行時也不容易得到完美的效果。」

「利用老鼠來傳佈鼠疫的方法，實際或者竟害自己本國，因為鼠類能夠絲毫不被人覺察的

往來兩軍陣間並且無法可以防止，即使傳播的目的達到，然而醫學的進步已經能在短期內撲滅鼠疫的蔓延。至於用白鼠傳播傷寒病菌的可能性，現在已大為減少。

「用軍器散播毒菌的方法，實際上亦很難收效。根據專家的意見，現在可以利用的毒菌，如連環毒菌、癩疽菌及馬鼻癩菌等，如果在製成後經過長期不用，或聽任牠們在金屬物的表面上乾燥，每每不能保持牠們的危險性質，失去牠們的效能。假使和毒氣一樣放在礮彈裏面，則經過發射時劇烈的震動，極高的熱度和炸藥的爆發，毒菌必定死盡。唯一的有效方法，似乎祇有把細菌裝置玻璃球內，由飛機從空中擲下目的地。

「多數專家的意見，以為現在細菌學發達的程度還不能大批的製造足以毀滅人類，牲畜和農作物的毒菌，祇有堪倫教授獨持異議，他以為飛機的能力至少能够散佈無量數的害蟲於廣大的田地上以毀壞農作物。

「總之，本會所諮詢的科學家多以為現在戰爭中實用細菌的可能方法，還不能直接以危險加於戰鬥團體的作戰力。在傳染病症發現於軍隊或平民中的時候，我們的衛生學和細菌生理學

的知識也够不使牠擴大而影響到戰事的結果。但是，現在的情形雖然如此，這東西就竟是一種鋒利無比的雙刃軍器，將來的可能實難預測，何況從別方面所得來的消息與意見，更使我們不得隨時留意於這一學術進步的情形以及牠在軍事學上實用的發現。據波德教授報告：在布卡萊斯脫（羅馬尼亞京城）德國使館內，曾發現大批的馬鼻癩菌繁殖器及散播菌毒於羅馬尼亞騎兵隊的軍馬的計畫。這類消息，實是我們所應該深切注意的。」

這篇報告內以礮彈散佈毒菌為不可能，這是每個人所同意的。因為細菌不比毒氣，經過爆炸的高熱後，那怕抵抗力最強的，必定死絕無用。至於說除此以外，祇有用飛機散佈置於玻璃球內的毒菌一法，可以有有效的實行，那就明白顯示出在將來戰爭中對於無保護的平民的可能的危險。報告書中又以為飛機散佈毒菌於蓄水池的方法，實行時難得完美的效果，但這種困難因空中戰具的逐漸進步而遞減了。數年以前法國軍事專家喬治（Inspector Georges）說過，敵人如果從飛機上拋擲達到水面時方自行開裂的特製小型盛菌器於市中自來水廠的蓄水池內，我們簡而無法防禦。不知人類的飲料必須曝露於日光和空氣中，方纔合用，所以要把水池完全遮蓋亦屬事不

可能。

所謂先事消毒和注射防疫等說，實際上比敵人的散佈毒菌困難萬倍。即使普通人民能像軍隊一般的紀律化，嚴守預防的規則，但注射防疫，每一種藥劑大部只能抵抗某一種毒菌，我們所知道的，僅連環球菌類已不下三百種，各有不同的致病性質，事實上怎麼能夠捉住每一個市民，令他們遍嘗各種防疫劑？何況對於許多傳染病菌，如流行性感，並無有效的預防劑；如肺癆的預防劑效力甚微，須經過長期的多次注射；如鼠疫菌的毒性極烈，以致注射預防因種種原因而證實不能實用。再者，在傳染病暴發之後，即使能夠盡力撲滅，無辜的生命已經不知犧牲了多少了。

以上所敘述還祇是病菌單獨的效力，如果和毒氣聯絡進攻，那可怕更不堪設想。在前面我們曾敘述過：芥氣的能力，能使受毒者在治愈之後稍失先天對於病菌的抵抗力，全身組織都異常脆弱，容易被病菌侵犯；病發之後，必定非常沉重，無可救藥。這種現象生理學界稱為“*choclement toxique prolongé*”（生理組織的永久中毒），在牠的影響之下，人們如果受傳染病，如流行性感、痢症、肺癆等病菌的侵襲，決無生存的希望。

大戰中關於這一類的無意發見，各國的細菌戰術研究者，決不會置諸不理。在這種發現的背後；不知還有多少黑幕未曾揭布於我們之前。國聯報告所述的祇是關於謀毒羅馬尼亞軍馬的計畫，而未曾說到毒人，其實這不過是表面的烟幕。假如某國不是先期的內部崩潰和在事實上受着意外的阻力，我們怎麼能斷定牠的敵國的人民不遭極慘酷的傳染病疫事後的發現，使我們知道某國在那時早已賄買敵國的無政府黨人，從發現毒菌的中立國攜帶毒菌到敵國內去散佈。幸而在這計畫未曾實行以前，這國家已自行崩潰了。駐在那中立國的儲藏毒菌的總領事恐怕發覺，使命館役將毒物拋棄到河裏。不料館役忽然發生疑慮，竟把那東西呈報咀黎克 (Zurich) 的警察，於是乎陰謀完全破露。關於此案的一切文件和原來的計畫，如果公佈於世界，必能使我們局部的了解大戰中細菌戰術的籌備和實用的情形，以及與此案有關係的「自來水筆案」的經過（某國曾計畫在自來水筆裏面裝虎列拉病菌運銷俄國，究竟會否實行以及得到怎樣的效果，迄今還是疑案。）這個陰謀的禍首國家，因為怕世界輿論攻擊，便竭力嚴守秘密。牠的盲目的愛國者更倒因為果，恨極了發覺這秘密的人們。同時，因時勢的變遷，被害國的現政府正與謀害國表示好感，兩

國都在於法西斯蒂樹蔭（蘇維埃與法西斯蒂）的權威之下當政的人與各國那些在戰爭末期的投擲炸彈或散播毒菌的恐怖主義者就不無相通之嫌。並且最後還有一個理由，那些獨裁政府不僅利用法西斯蒂和共產主義組織在國外鼓吹恐怖原則，並在國內獎勵警察使用武力，因之使發現真相更為困難。這種事實的存在，已經足夠使我們明瞭在將來的戰爭中，細菌戰術必佔毀滅人類的各種方法中最重要的位置。

最有力量的證明，使我們深信細菌的單獨或與毒氣的聯合攻擊必定成爲未來戰爭中的利害工具，便是現在列強努力研究和籌備的情形。國聯軍縮會議曾提議取締一切公共或私人的關於毒氣和細菌戰術的研究，並正式函詢英國願否首先施行。然而英國前首相包爾溫在下院公開的演說，對於這提議不曾作消極的反對。他的大意是：英國在未得切實的保障，證明其他列強都願實行真正取締以前，不能犧牲牠的對於毒氣和細菌攻擊的自衛力，因此關於這種學術的研究不能停止。

這種奇特的研究工作——實際就是燬滅人類的預備工作——在各國政府的指導之下，進

步的狀況早已超越自衛的範圍之外。所研究的對象並不限於治病的藥劑，防疫的設備和戰時保護平民的方法；早已更進而包括毒菌的培植，疫癘的傳播和敵人的防禦物的破壞，所謂自衛，與關於毒氣的完全相同，不過是人工的以科學方法散佈疫癘於廣大的區域而已。

樂觀主義的人們或者還以為這種研究不過是作萬一的預備，事實上決無人敢甘冒不諱來實行這種毫無人道的工作。他們忘記了在戰爭宣佈之後——假如這國家願意經過宣佈的手續，每一國家必把一切傳統的人道主義觀念都扔進垃圾堆，戰爭的瘋狂祇有唯一的目標，即敵人底完全地和毫無顧忌地毀滅。(註)這種情形正是富有軍事經驗的人們所坦白地承認的。本章的許多引錄便足以證明這種殘酷的，滅絕人道的惡魔行為，幾時纔會停止啊？

(註)瑞士上校師長格斯希(Gersch)論及列強的軍事計畫時說：「爲了保全國家，敵軍應迅速地和完全地殲滅是必要的，即使己國軍隊亦因此而完全被屠，如果不可免，也不算過大的代價。」

第十二章 國際公法關於戰爭方面底將來

希臘波黎梯

自從中世紀起，在教堂和貴族底雙重影響之下，關於戰爭底行爲，特別是關於傷害敵人的方法，慢慢地曾創造出一整個系統的習慣，這些習慣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底初葉大半曾被編訂爲集體的法規，其中有些曾被全世界採用。

這種關於戰爭的習慣的法律現在正在經過一個危機的時期，因爲事實上在過去世界大戰底過程中牠未被遵守。

從那時始，在法律界和一般的公衆間，曾發起關於這一危機底真性質的爭辯。人懷疑着究竟這一危機底意義，是否說習慣的法律不能再與戰爭底現代技術相協調，而因此必須修正和使其

與時代適應，或者是否牠已經斷然地失敗，因為經驗會表明戰爭底行為已不能再有效地被管束。這是我們當前的問題。這問題必須審慎地察看，因為如果能表明約制戰爭底習慣的法律不能再有效力，則去改良牠不但無益而且有害。

一

在過去戰爭中習慣的法律未被遵守而且其中有些條例曾被有系統地違反，這一事實本身並不是絕對地斷然的。

違反法律中某一條例不一定便證明這法律無效。相反地，這種事實常常趨於表現法律底效用：牠暴露牠的弱點並且表明什麼地方需要改正以使其有效。一切都須看那對於違反行動的反應而定。如果世界的輿論表示反應，這表明除牠本身的價值以外還有維持牠的需要以及把牠改良的可能。如果世界輿論不起反應，人不能便結論說牠是不自然的，牠從此以後是死絕的，或者如果企圖使牠重生，將毫無效驗。

如果上面的分析對於一切法律條文一般地相合，牠對於戰爭底法律和習慣，當更特別地不

錯，後者永遠是常被違反的。在他的名著戰爭底法律 (De Jure Belli) 中，葛羅修斯 (Grotius) 在十七世紀開始時已經說過，戰爭一經爆發，一切法律，人類的和神聖的，均被違反，好像戰爭的狀態本身已足夠允許交戰者底武力去犯任何罪惡似的。(註)

然而，從那時起戰爭底法律不但沒有消滅，牠反而不斷地朝前發展；牠反而增多了一些新條文，其中有些曾表明是特別有益的。

其中最特著的例證是對於有病的或受傷的戰鬪員底保護。在一八六四年日内瓦紅十字會大會中曾能够把這編列為法律底一條，這一條文成為普遍化之後曾被一般地尊重。牠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牠是適應人道底誠懇的情感的，並且因為牠的應用不但完全不妨礙作戰底任何行動而且對於交戰者有很大的利益。

關於其他有些條文有可以同樣地說，如國會議員們底不可傷害性，俘虜底保護，計謀與奸詐底區分——前者是准許的，後者是禁止的，以及更一般地，非人道的和野蠻的致人傷害的方法底

(註) 轉錄羅林，戰爭底現代法律 (Alberic Rolin: Le Droit Moderne de la Guerre) 卷一七頁。

嚴禁，這種方法，按照那時戰爭底技術之需要，尚不成爲獲得戰爭底最後目的，勝利所不可少的。

那習慣的戰爭法律正是根據這最後一原則，在十九世紀中被創造和發展的：一八六八年聖彼得堡宣言禁止使用四百公分以下的彈丸，如果是爆炸的或內裝着爆炸的或延燒的物質；一八九九年和一九〇〇年海牙底三次宣言，其一禁止使用那在人體中容易擴大或扁平的槍彈（所謂達姆達姆彈——譯者），其二不准從氣球中或其他相類的新奇工具中拋擲彈丸或爆炸物，其三嚴禁使用專爲散放窒息氣或毒瓦斯的彈丸；海牙第四次大會中關於陸上戰爭底法律和習慣的一些附律，特別是第二十三條，禁止使用毒物和有毒的武器以及一切可以致成表面傷的彈丸或其他物質；第二十五條，不准轟炸無防禦的城市；二十六條，訂明在轟炸前必須預發警告；二十七條，訂明在轟炸時某些建築物應該被尊重——最後，第九次海牙大會把這些條例在原則上適用於海軍轟炸。

有一個觀念漸漸更加顯明，即戰鬪員與非戰鬪員的區分，包含在原則上平民們應該保留不受戰爭影響的意思。

這是被那戰爭底定義本身引起的。這一定義從盧騷 (Jean-Jacques Rousseau) 爲始已似乎是：戰爭祇應該是交戰國底有組織的武力之間的決鬥。

這一觀念在長期內曾被認爲是以前底舊觀念底改進，按照後者，戰爭不但包括各交戰國底軍隊並且連帶牠們底全部人口在內。

這一新觀念之被接受已超過一百餘年了，在這時期中至少歐洲人奉牠爲圭臬。人們是那樣的信仰牠，以致對於凡抱舊觀念的人每發生反感，以爲那舊觀念是不合時代的而且是肯定地應被痛斥的。

從這一圭臬出發，科學和法律曾企圖爲保障私人陸上和甚至在海上底權利作非常極端的結論，這些結論曾被習慣的法律局部地神聖化。

然而這些條文中有許多在尙未經過經驗實驗以前，許多人們已覺得是太誇張。照他們觀察，這種條文與他們預見的大戰爭底需要是不相容的。

盎格魯薩克遜人們在許多方面仍抱定那舊觀念，特別是關於在海上和甚至在陸上的私有

財產底命運以及關於禁止和敵人貿易，按照這種舊觀念，不能祇限於各交戰國底有組織的武力。不但如此，即在那些最奉行盧騷底理論的各國中，其最高軍事當局對於在戰場上嚴格地實施那習慣的法律底條文之可能，也懷抱極嚴重的懷疑。

我可以把我個人記憶中底一件敘述出來作為例證。一九〇七年冬間我曾被聘到聖梅克桑 (Saint-Maixent) 軍事學校講演那剛正在海牙編定的戰爭法律。正好那一天法國各軍事學校訓練總監在聖梅克桑，他也到場聽講。在注意地聽過了關於海牙大會的評論之後，他告訴我在他看起來究竟這些法規在戰時能否完全應用，即使假定各軍帥都抱非常的好意，實在很可懷疑。我聽過他的話很受感動，因為這意見是一位名將底，他是在七年以後瑪恩大戰的英雄，霞飛元帥 (Marshal Joffre)。

以後發生的事件完全證明這些懷疑是怎樣地有根據。牠們之所以這樣，因為在海牙苦心經營出來的習慣的法律，雖然曾竭力企圖使牠適合一般人們所想像的未來戰爭底技術，可是實際與後來所發生的需要並不相合。在某些限度內這種情形也會被顯及，如在第九次大會中把轟炸

底規律適用於海上戰爭時，曾預留一種伸縮性使各交戰國不致受實際上辦不到的阻礙束縛。

但是因為無知和過分樂觀的原因，這種需要未曾被慮及的時候，實比曾被預備的為多。一般所根據的觀念，都是以為戰爭將祇限於有組織的武力間底決鬥，而經驗則證明戰爭必要包括各個國家本身，連帶這些國家底一切權利以及其一切打碎敵人底抵抗力而獲得勝利的可能，企圖防阻戰爭擁抱這所有一切是虛妄無效的。

從今以後，人民底工業集中的動向使我們更難限定作戰底界限，更難區分工業中那一種是和平的或者那一種是軍事的。

習慣的法律不但不能與戰爭底需要相協調。牠含有許多使牠價值大為低落的缺點。這缺點是值得注意的，因為人可以從牠們獲得許多教訓。

要使法律中之一條，即使是適用的，被遵守，最要的是牠必需曾被接受為不可避免的義務。祇用一篇盟約把牠寫明出來是不夠的。牠一定要實施起來而束縛着一切交戰者。可是，在海牙大會

中同意的有些條文，在過去大戰時期並未施諸實行，或者祇曾在有限的幾個國家間實行。比如，那禁止從氣球中拋擲彈丸或爆炸物的宣言祇曾被幾個次要的國家批准。那些強國沒有一個會肯定地接受牠。

還有一個原則是關於戰爭底習慣的法律之無力的最大的原因，這是：除非這種法律能實施於一切交戰者，牠決不能束縛任何一個。這理由是顯明的：一國怎麼會肯自行剝奪使用某種戰爭工具的權利如果牠的敵人可以自由使用？

最終，即使這法律曾被所有的交戰者承認為不可避免的義務，可是如果其中一國加以違反，其餘的必立即有權將牠破壞作為報復的手段，而這法律便立無絲毫價值。這種報復的手段是完全合法的；一個交戰國能放棄這種手段，不啻把自己置於與那不願盟約的敵人比較起來的惡劣的地位。但是這立刻成為習慣的法律底效力之真正的危險，因為，既沒有任何超然的統制力，一個交戰者必隨時可以聲稱法律早已被牠的敵人破壞，以使牠自己不受這討厭的東西束縛。

除非這些各種的缺點能被掃除，或至少被修正，那不可避免的結果是，習慣的戰爭法律祇是一

種陷阱，從牠的終局的發展沒有什麼可以希望得到的好結果。

二

過去世界大戰底恐怖和破壞超過前此一切戰爭而且更密切地影響到平民，這一點是戰後最深入公衆底心理的。

那時產生了三種新式作戰方法：潛艇戰爭、空中戰爭以及化學和細菌戰爭。

因為化學和航空術底進步，這幾種新作戰方法在將來可能的重要性，想起來真令人可怕。

專門的技術家，在被人詢問的時候曾經描繪過一所大城在被空中化學戰爭轟擊時將爲何如：

「飛機到處放些不能救滅的火災使整個區域都燃燒起來，整個城市都被火光照耀着，這樣以致人民無處可以逃避。爆烈彈轟毀一切公共建築物和防禦物。人們被迫不得不露處街市上。然後毒氣下降。這種毒氣在現在的形式之下無論觸到人體任何部分均能致命。牠們比空氣較重，無論何處都能侵入，地窟、地下鐵道使人毫無躲避的地方。在巴黎、柏林或倫敦轟炸數小時，死人至少

必在五十萬以上。」(註一)

在軍縮會議預備委員會中提及這一描寫的時候，比利時代表布魯吉(de Brouckère)補充說：

「如果我們聽其自然，如果我們讓空中戰爭發展下去，其結果不但將使戰爭更爲可怕而且將使牠更卑怯化，而且，由於一個可怕的矛盾，那比較略有相對的安全的反而將是那些戰鬪員他們皮上塗着油脂，身上穿着潛水者一樣的衣服，在各種機械的工具底保護之下，將反能享受比較的安全，而那些受難的人將是老者，不健全者，無保護的女子和小孩，他們的生存原來是每一文明社會都常常罷念與當心的。」(註二)

因爲想替這種對於文明和人道的嚴重的危險找些補救方法，人們會努力在兩個途徑上去尋找。

(註一) 倍克，軍縮，一九二六。

(註二) 軍縮會議預備委員會第六次常會記錄第一節，一九二九，面八六。

第一曾有人建議用下列的方法直接地攻擊戰爭，作為一種法律的制度判定牠的罪惡，宣言牠是違反國際公法的犯罪行為，以及邀集各國同盟不去依賴牠來解決爭端。這一方法在國際聯盟公約和羅加拿盟約 (Locarno Treaties) 中曾局部地應用，以後在一九二八年其結果更產生巴黎條約，稱為白利安、凱洛格公約 (Briand-Kellogg Pact) 廢除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底一個工具。這一有名的公約現在束縛着世界上多數國家。牠是一件有普遍的重要性的根本法律。

別方面另有別種努力企圖建立專為禁止新式作戰方法的規律，以擴大習慣的法律底範圍。由凡爾賽和約第一七一條發動，它引起了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的華盛頓條約，同年海牙底草約，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的日內瓦議定書 (Geneva Protocol) 及一九三〇年軍縮會議預備委員會制定的草案中第三十九條。

在華盛頓條約第五條中，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和日本共同聲明：

「在戰爭中使用窒息的、有毒的或他種氣體，以及相類的液體、物質或工具，既曾被文明世界底輿論合理地排斥，而且這樣使用底禁止曾在各盟約中聲明，對於這盟約大多數文明國都是其

中的分子，因此各訂約國，因為要使這一禁止被全世界接受作為國際公法之一部分並束縛各國底行動和良心起見，宣言牠們承認這一禁止，同意在牠們自己被這樣承認互相束縛，並且邀請一切其他文明國均來加入。」

這條約仍是一張廢紙。牠不但沒有如牠的簽訂所希望的普遍化，而且牠簡直從來未曾實行。一九二二年海牙底草約是被一個代表華盛頓條約簽約國的法律家組成的委員會批定的。他們受華盛頓會議指派去察看究竟國際公法按照牠現在的形式是否已足夠統制攻擊和防守底各種新方法，以及如果不能，則指明應該採取一些怎樣的變更。

這個委員會起草一些條文，其中包括一串關於空中戰爭的規律，在那裏面曾經規定在某些事件中，和某種條件之下，空中轟炸是被准許的（第二十二至第二十四條），而且在那裏面指明那違反這些規律的交戰國將有賠償一切生命或財產底損害的責任。（註）

（註）參看國際公法一般的評論（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中這些規律底條文，一九二三，國際文件，面六〇五。

這些建議完全白費。

一九二五年日內瓦議定書關於在戰爭中使用窒息的、有毒的或相類的瓦斯以及細菌戰爭底方法。各訂約國宣言他們承認這一禁止而且同意自認他們自己被這一宣言互相束縛。

這個議定書雖被三十國簽署，而直到現在尚祇有八國批准和十五國贊同。雖然這一議定書底實施上未曾特別訂明簽約者有相互義務的條件，可是暗中卻含有這個意思，某些國家並且特為在這一條件之下纔加批准。

因為要特別表明這一點並且把那議定書完成，所以議定書中所訂明的禁止問題又被軍縮會議預備委員會提起並在牠的草案中第二十九條補充如下：

「各訂約國承認，在相互義務的條件之下，戒絕在戰爭中使用窒息的、有毒的或相類的瓦斯，以及一切相類的液體、物質或方法。」

「牠們無保留地承認戒絕使用一切用細菌作戰的方法。」

在預備委員會中曾發生爭辯，以為在那時所擬定着的草案中重新提及那在日內瓦議定書

中已經見過的，而且與軍備底減縮和限制不生關係的條文，實是無用而且不合邏輯。

贊成加入這一條文的是希望把禁止的範圍擴大到包括使用化學和細菌作戰的方法，在平時的準備以及這種戰術中所用的一切物質底輸出、輸入和製造，這樣將能够比一九二五年的議定書更進一步。

可是人家發現這兩方面的擴大都是不易辦到的。第一個，即禁止平時的準備，這沒有實際的方法可以使牠發生效力，因為那些瓦斯是在顏料製造底過程中產生的。第二個如沒有適當的統制將全無實際的價值，可是這種統制方法在現在實無法能够建立。

有一個時期他們想把禁止的範圍限於軍事的技術的準備和訓練。但是在這裏也發生同樣的困難。

雖然這樣，由於很小的多數，預備委員會仍決計照上述的形式維持這一條文，雖然他們知道在目前這一形式之下，牠並不會替一九二五年的議定書加上任何重要的東西，而且實際上是毫無價值的。

從前戰爭有一條習慣的禁例，禁止置毒於水井和使用刃上敷毒的武器。如果認為禁止化學和細菌即是前一古例之擴大，那是非常錯誤的；因為前例是根據禁止施行陰謀毒計的原則，那是人們所共同擁護的；而化學和細菌戰爭不能歸入陰謀毒計之內，因為這種戰術是敵我雙方共知共用的。

預備委員會以為如果禁止化學和細菌戰爭的條例在軍備減縮和限制底草案中佔有地位，作為國際公法中一條重要定則，牠將能得到一種一般的禁例底性質，不但能束縛各訂約國，使非訂約國也可以包括在內。這更是錯誤的。

最終，委員會立意把相互義務的條件從禁止細菌戰爭條例中除去，使訂約國即使在敵人破壞這一禁例時，仍不能施行報復，其意以為細菌戰術，不如化學戰術有操縱之餘地，可以專一施於敵人，其影響將非施用者所能限定，必波及一切人類，而因此便是一種更加非人道的傷害方法。這也是錯誤的。

關於這方面牠們有雙重的誤解。第一，事實上細菌毒是可以專施於敵人的，並不一定會影響

一切人類。可是，即使承認這是一種盲目的，不能操縱的方法，也不能即作為是充分的理由去絕對地禁止使用，因為其他工具，如遠距離大砲，也是同樣盲目的，而牠們底應用卻被認為合法。

在這裏指出這些理論，祇為了表明僅僅聲明禁止化學和細菌戰爭是毫無實際價值的，因為牠既沒有充分地計及現代戰爭技術底需要，牠便毫無成為普及世界的禁例之可能；而且即使能，在戰時更難被交戰者遵守。

實際上，預備委員會本身對於上述觀點也自行承認。牠們雖然加入了這禁止化學和細菌戰爭之一條，而在有人建議對於空中轟炸和其準備也施同樣的禁例的時候就加以拒絕，其所以如此不同地對付實在並無任何正當的理由，因為這兩型戰爭對於平民是同樣地無人道和同樣地危險的。

牠們用以反對那禁止空中轟炸的建議底理由有兩條，都是可以同樣地適用於化學戰爭的：
一、委員會是被指派專為計劃軍備額底減縮和限制草案的，牠沒有權力去限制軍備底使用；
二、空中轟炸是專用於侵略底工具；其實牠也可以為防守之用。

委員會對於這兩種戰術的不同的態度，大概祇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牠記得海牙宣言禁止空中轟炸之無實效，相信關於這方面再重申禁例必無實際用途，至關於禁止化學和細菌戰底可能，則因為沒有實地經驗，牠尚可以抱某種幻想。

三

軍縮會議預備委員會底工作遺留給我們的印象，證諸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最近根據德國紅十字會底請求而組織的研究會所得的結果，是完全符合的。

這一研究是根據下列的問題：「把國際公法中規定保護在戰射程以外的平民免受各種方式轟炸的條例詳加釋明，或使這些條例有更可靠的效用是否有可能？」

歐美各國底八位法律顧問家，漢麥克約爾德 (M. Hammarskjöld) 麥克唐拿爵士 (General Sir George Macdonogh) 羅麥斯 (M. W. Roysse) 西區羅雅 (Schulaja) 西伯脫 (Libert) 西蒙斯 (W. Simons) 凡愛新加 (Van Eysinga) 居柏林上校 (Colonel Zublin) 曾供給關於這問題極有價值的意見，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把這些意見彙集成爲巨冊，名爲「保護平民敵對轟炸」

(The Protection of Civil Population against Bombardment) (註1)

這些有名的法律家對於國際公法底現行條文都一致認為不充分。有幾位以為可以把牠們擴充和使其效力較大，但是關於以後實際的效果仍無多大的信仰。別幾位則以為企圖用法律的方法去保護平民使其免受在未來戰爭中所將受的嚴重的危險，實在是白費心力。

羅愛斯君以為使關於戰爭的法律較有效力完全須依賴公共輿論。他說，我們必須讓公眾知道在空中轟炸之下，平民是不能避免危險的；受過了這種警告以後，在將來公眾輿論上也許可望有點進展。(註二)

漢麥克約爾德、西阿羅雅、西伯脫和居柏林上校認為禁止新式戰爭除非與實際裁制相伴將毫無實際效用。他們在原則上都以為這種裁制應由國聯施行，作為對於違反禁例者底集體的和合作的懲罰，有兩位以為這種裁制須專由國聯執行。(註三)

(註一) 日內瓦，一九三〇，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總部。

(註二) 參看國際公法一般的評論，面一一六。

(註三) 見前註面四〇—一一二、一二七、一二八、一七一、一七六、二二九和三五—一一二。

照漢麥克約爾德和西阿羅雅底意見，即使違禁例者不在訂約國內，訂約各國也應加以懲罰。漢麥克約爾德以為這種違反禁例的行為應該認為是違反國際聯盟盟約，因此應該自動地適用盟約第十六條的裁判。

除此以外他更希望有一種監視作戰行動的中立的統制，使關於違反禁例的事件有公平的判斷，這樣不致因施用報復的原則而發生有害的結果。

對於以某種實際的裁判制度來增強法律條文效力，凡曾研究過這一問題的諸位法律家大都抱同樣的希望。(註)

軍縮會議預備委員會也曾表現同樣的希望。在會中曾有人建議創造一種報復和裁制的威脅作為施行壓力的工具。訂約各國應該共同供給那被化學和細菌戰爭攻擊的國家以用同樣方法自行保護所必需的工具，並且共同對於侵略者施行同性質的集體的報復。

(註)參考魏格(Henri La Wita)化學戰爭各方面如何避免這種災難(Autour de la Guerre Chimique; Comment éviter ce fléau) 巴黎一九二八。

對於這一建議的反對理由，是決定誰為侵略者的困難以及使這種戰術一般化的危險。結果預備委員會避免對於這問題作明白宣示，牠把牠移交軍縮會議。（註一）

在預備委員會工作結束時（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五日）波蘭代表團在其他六個代表團（比利時、捷克、芬蘭、法蘭西、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擁護之下宣稱牠保留聲請國聯再研究這一問題的權利。牠請各代表注意科學底發展和化學工業底進步，引起人們在將來戰爭中應用這種工具的誘惑這一事實。牠說僅僅紙上空談的禁例不足以掃除這種誘惑。作為這種禁例底後盾，必須有實際的方法以增加其實效，而使侵略國較有顧忌不敢率爾違反。

集體的懲罰制度必然地很有實效，特別是作為預防的方法。但是這在目前似乎不合實用。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我們所能辦到的祇能由各訂約國供給那被侵略者以衛生上的和醫藥上的助力，以及由各訂約國底科學人才和能力加以實際的援助，使牠能採用最優良的保護方法。（註二）

（註一）軍縮預備會議第六次常會議案錄，第一部，面六三一七一和八三。

（註二）軍縮預備委員會報告第二二七號，面二五。

各代表團開始希望造成一種贊助集體的懲罰制度的運動，而後來終於這樣地改變態度，這是很可注意的。

此後，似不必再堅持着以爲對於那違反禁止使用新式戰爭的條例者施行實際的懲罰，在目前尚有獲得一般的同意之可能了。

這樣，既然沒有根據可以希望這種禁例能得到把牠推諸實施的工具，這條例本身即使能被一切國家接受，當也不過祇有理論上的價值，對於牠的實效恐怕沒有人肯真正相信。

漢麥克約爾德是相信完全禁止各種新式戰術既有實力又有效用的，然而即按照他的意見，那不可避免的結論亦是：

「對於保護平民免受各種轟炸這一問題的唯一真正有效的答覆，是各國普遍地廢棄戰爭作爲解決國際爭執的工具……連帶創造充分地衆多，充分地簡單，充分地有力，能够在一切情形之下代替戰爭作爲最後解決的方法。」（註）

（註）保護平民敵對轟炸，面三九。

同樣的結論，在凡愛新加、麥克唐拿博士和西蒙斯底書面意見中，也曾達到，他們的理論是有動人的力量的。

「空中化學作戰底準備」凡愛新加說，「把關於保護平民的一切條例底所有的效用都剝奪了。保護這種人口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一切竭力企圖禁止空中化學戰爭的努力，均注定是會失敗的。禁止這種作戰的準備亦不可能，因為這樣需要一種有效力的統制，那在目前是無人肯贊同的。人如果能多了解一點將來戰爭底意義，則企圖得到一種更完備的國際組織的運動將更增加力量。因此我們必須把未來戰爭將帶來的恐怖確切地告知一切人民。」（註）

麥克唐拿博士認定戰爭法律是毫無價值的。

他說：「事實是這樣的，戰爭的技術已被一種新的，力量極強的戰具增富了，而這一戰具，轉而施於平民，如福煦元帥（Marshal Foch）所說，單獨地已能決定戰爭底命運。以一種極重要的有效力的戰具而可以被禁止使用，歷史上從未發現過這種前例。

「因此要攻擊的正是那罪惡本身，而不是牠的一些徵象，而且把世界輿論集中起來去反對戰爭本身，比較反對戰爭底某一現象，似乎更聰明同時卻並不更困難。

「祇要戰爭繼續存在，利用任何可以引到勝利的戰具正是每一交戰國的嚴重的責任。

「戰爭本質上是不人道的，把牠人道化實沒有多少可能。很可能地目前朝着這一方向的企圖甚至竟會引到相反的結果，因為牠使世界感受對於戰爭之性質的錯誤的觀念，令公眾不注意戰爭底不可免的野蠻性。」（註）

西蒙斯認為要各國廢棄新式戰術是不可能的。

「一切國家對於牠們的空軍底訓練，牠們底擲彈練習以及牠們底化學作戰準備之重視，即能證實這一推測是不錯的。當一國底獨立和領土完整在敵人威脅之下必須抵抗這種危險時，決不能期望任何國家肯把他的一切金融方面的、經濟活動上的和實地訓練上的偉大的資源棄置不用。一國底存在如被威脅，牠必使用舉凡一切似乎可以解救滅亡的方法。不單是這樣，一國即使

（註）保護平民敵對轟炸，面六七和六九。

目前並無這種危險威脅着，可是牠必要利用戰爭以達到某種政治企圖，牠亦必行使這種作戰的方法，只要牠認為這樣可以更肯定地和更迅速地達到牠的目的。

「除了一般地廢止戰爭之外，決無他法可以免除這樣技術精湛，而又這樣野蠻殘酷的戰術。紅十字會如果祇企圖追求在戰爭爆發後保護平民敵對空中和遠距離轟炸的法律的和技術的方法，並不能增加牠底仁慈的工作底榮譽；牠必把戰爭底恐怖深種於一切人民底良心中。」

祇有把戰爭認為超越一切法律底節制以外，「纔能使政治家們也廢棄武力底應用。」（註）這種意見不但祇是各最著名的法學家所有的，科學家們，他們知道新發明品的力量並且習正視現實，也都表示同意。

最近在巴黎演講空中化學戰爭時，法蘭西學院郎琪文教授（Prof. Languevin）在敘述這一新戰術其攻擊的範圍包括各交戰國底全部面積以後，更說明對付這一災難沒有任何防禦，任何有效的保護平民的方法。他結論時肯定地說這種空中化學戰爭是戰爭底殘酷和愚蠢之極點，在

牠的下面沒有人能够安全，如果要避免牠祇有一個方法，廢除戰爭本身。(註)

如果僅僅根據過去大戰底經驗，這樣的理想已經是正確的，在現在的情形之下，當差不多全世界都接受了巴黎盟約，廢棄以戰爭作為國家政策之一工具，而使專用和平方法去解決爭端成為各國底責任之後，牠當然更加恰當。

既然已有一種工具在那裏禁止使用戰爭，而又去設法節制作戰的方法，這不簡直是笨拙不堪嗎？一國既然膽敢悍然不顧一切地破壞那不用戰爭去解決爭端的根本誓約，牠還有什麼顧忌而不把那附帶的不用某種形式戰術的約言置諸不問呢？

四

然而一般理論家和法律家仍憤怒地舉出許多強理來反對這一有充分的和無數的理由的意見。

其中有些每以惡狠的態度來攻擊那般不信習慣的法律底效用，因為能够預見這種法律必

(註)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八日巴黎報紙之載。

被交戰國破壞的人們。他們說：「這些憤世嫉俗的人見解甚為卑劣，他們常看不見那些斷然的事實。」（註一）

他們實在並不是對於那也許會違反廢止戰爭之約言的國家表示信任，然而他們相信：

「當一條定律底根據是法律和人道底根本觀念，當全世界關於這定律的輿論已達到一個肯定的評判時，這定律將被歷史上空前的最大的勢力遵守，即那給與這世界以希望的勢力。」

（註二）

對於這一假定我們可以答覆說，祇要那些最文明的國家底最高權威者，仍繼續認定一個為自己的生存或為自己的重要利益而戰鬥的國家，有去打倒一切障礙以獲得勝利的權利和責任，這些禁止新型戰術的律文即尚未曾而且不能為世界底良心所接受。即使已被世界輿論接受作為最後的定律，這些律文仍難免不被一個膽大妄為的國家破壞，這種國家將視那輿論不值一文。

（註一）露脫（E. Root）見美國國際公法學報（*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卷十六，頁一八九。

（註二）露脫，見前。

因為牠深知如果能獲得勝利，必被輿論赦免。

我們更可以加上一句說，如果世界上曾有一種充分堅強的公共輿論能使交戰國不做殘酷的行爲，牠必然更能使這國家開始便不受戰爭所誘惑。

別的人們說即使違反法律的行動是常有的，「這不能即認爲是放棄一切節制戰爭方法的努力和聲稱一切關於戰爭問題的業已建立的國際盟約爲完全無用底充分的理由。」（註一）他們又說，雖然不能希望從這樣節制上獲得奇蹟，可是人不能便走到另一極端而說一切戰爭法律是不合邏輯和無用的。如果這樣將等於預先承認一切關於國會議員們、俘虜們、紅十字會、禁用毒物等的條例，均將被破壞。（註二）

我想沒有人會夢想到那樣遠。有一部分關於戰爭法中的條文是不會發生問題的，以上所說

（註一）納嘉（J. Garner）對於空中戰爭的國際間節制（La Réglement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Guerre

serienne）見國際公法一般的評論，面三七五。

（註二）羅傑斯（Rutgers）在軍縮會議預備委員會中的意見，見前預備委員會議錄，面九二。

的正是這種。當人考慮着戰爭底習慣法律這一問題的時候，真正值得考慮的問題是究竟人能否真用法律底規定去避免或限制那新型戰術中所包括的過分殘酷性。戰爭中有許多需要，牠們無疑地在這一討論中處於重要的地位。如以前所述的，如果我們顧慮到這些戰爭的需要，我們必須認識在戰爭的形態中不是一切都可以被節制的。因此，人便不能去節制那些不能被節制的事件。如果人明知其不能被節制，而仍企圖去幹，他的努力將同聚沙為塔。

如果以上所述的關於國會議員們、俘虜們、紅十字會等的條例原則上在一切現代戰爭中均被尊重，那是因為牠們這樣被尊重對於軍事計劃底成功上並無不便。牠們前此與戰爭底緊急需要並無衝突，將來仍將繼續如此。

最大的危險是把這些未被編為定律前，業已漸漸由習慣造成的定例與其他條例混為一談，後者，因為是不自然的，將決不會被遵守。

最後，有人說如果根據巴黎盟約底存在即結論說節制戰爭的方法為無用，這是錯誤的。因為，雖然巴黎盟約會排斥攻擊戰爭，但防守戰爭和執行戰爭（War of Execution），將永遠是被許

的面必須有法律來節制。(註)

這一觀察祇有一部分的根據。關於執行戰爭，假定是集體的，在原則上是不錯的，因為集體的軍隊武力充足，牠不必把一切禁例破壞以圖獲得勝利。因此人可以想像一種這樣作戰底定則，而且這在將來如果能建立起來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即使承認這一假定，仍不見得一切已經建立的法律必被遵守。如果事實使不得不採取某種手段方能獲得勝利，將必至發生例外。因為我們不能認一個集體的軍隊在對於一個破壞國際秩序者作戰時，便應該遵守法律的規定而遭那不問法律的敵人擊敗。

這關於防守戰爭更加如此。如我們已說過的，一國如膽敢違反一切誓約而成爲侵略者的，它必不顧一切，把任何戰爭底習慣法律破壞無餘。因此，人可以想像那被侵略者將不能因顧慮任何法律條文底阻礙而不去用一切手段以自衛和自救。

(註)根據須克林(W. Schelling)在國際公法講師第四次大會議錄中的演辭，一九二九年十月，華盛頓、卡尼基國

際和平基金印行，一九三〇版，〇二二〇—一。

無論人從那一方面察看這問題，人因此所達到的結論必是這樣的：無論如何，用節制戰爭的方法以圖避免或減少戰爭的恐怖和殘酷，將永遠是不可能的。過去的一切禁例在一九一四年並未遵守。將來牠們被遵守的希望必將比以前更少。

在這些環境之下，每一位聰明的和有遠識的人底責任，必是高聲宣佈戰爭底習慣法律是毫無希望的，因為武力一經放縱出來之後，決無絲毫希望能夠加以限制。

放任人民幻想着如果他們不幸再見一次戰爭，這戰爭的影響將不及那些其地位使他們能夠知道的人們所預測的那樣可怕，那樣殘酷，那樣破壞，這是對於和平再危險沒有的事了。

世界輿論如果能多認識一點未來戰爭所採取的形勢，牠必能對於各政府更施較重的壓力，使各政府不辭努力地去禁止戰爭發生。

和平底正當政策應該是防止戰爭，不是使戰爭人道化。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五編簡集二一第

術戰的來未
冊五

What Would be the Character
of A New War?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發

省立新竹中學

書碼

053
4674
1220

000

1011

v.283

010646

登錄號碼

~~14283~~

◆ G I I I O

010646

14283



省立圖書館
中學

14

80-5
0646